

11/2025

昆州華文

2025 年 11 月 號 总第 40 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1st Care Community 首護天使

—— 成立於2016年 ——

首護天使，關懷不同文化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政府補助，多項服務免費，包括老人服務套餐、老人基礎服務(CHSP)、殘障人士保險計畫(NDIS)。專業團隊免費協助申請，貼心引導至最後。個性化服務，靈活滿足您的需求。經驗豐富的註冊護士上門專業照料。各類理療服務，最合適專業人士為您提供。三級證書家庭護工，品質有保障。專業人士解決各類修修補補問題。豐富多樣長者活動，回饋社區，用心服務。期待您的加入！

服務地區
✓ 布里斯班
✓ 黃金海岸



老人家庭護理套餐 HOME CARE PACKAGES

老人家庭護理套餐(Home Care Packages)是政府為滿足65或以上老人能夠在家中獨立持久生活目標而設立的全國服務專案。服務套餐共分為1、2、3、4級，4級最高。

服務優勢

✓ 高性價比

首護天使每小時服務費僅\$51，每月節省大量費用，可用於維修或購買輔助用品。

✓ 快速回應

您的專屬服務經理立即提供解決方案，無需催促。

✓ 客戶至上

總經理至護理員，我們以客戶為中心，服務簡單純粹。

專業員工為您量身設計
內容靈活可隨時調整

基本服務

- 家居清潔、購物、陪護
- 註冊護士、花園整理
- 個人護理如洗澡、購置輔助用具如輪椅
- 家居維修如修水龍頭等等

申請條件

滿65歲澳洲公民或永居(PR)，身體患有影響正常生活的疾病。經諮詢聯繫老人服務部(MY Aged Care 1800200422)或者直接聯繫我們協同你申請。

殘障保險計劃 NDIS



NDIS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服務計畫

- 統籌/管理服務 (Assist-Life Stage, Transition)
- 協助日常活動 (Assist-Personal Activities) 如洗澡個人護理等
- 協助日常生活起居 (Daily Tasks/Shared Living) 如做飯、在家陪同等
- 提高生活技能 (Development-Life Skills) 如學習做公車或使用電腦等
- 家居清潔 (Household Tasks)
- 協助參與社區活動 (Participate Community) 如學習去圖書館健身房等
- 團體活動 (Group/Centre Activities)

服務優勢

多元服務類型：

- ✓ 家居社區支持
- ✓ 財務計畫管理
- ✓ 服務協調安排

與多家NDIS服務公司合作，包括理療、就業和活動等，滿足您全方位需求。專業服務經理和固定團隊，瞭解您狀況，提供最專業建議。一站式服務，您的需求，我們滿足。

患有永久性或者持續發展的疾病

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品質

澳洲人或永居(PR)

可聯繫NDIS 1800-800-110
或者查詢我們關於如何註冊等資訊



歡迎加入
我們團體

成為專業天使團員之一



如有查詢或語言問題，請與我們聯絡

☎ 電話: 07 3341 0520 [英 | 國 | 粵語]

✉ 電郵: info@1stcarecommunity.com.au

🌐 網站: www.1stcarecommunity.com.au

徐咪咪音乐工作室 *Mimi Xu Music Studio*

中英教学

Piano and music theory teacher

AMusA(piano)(AMEB)

BA(Extended Major in Music)/Bed(Secondary)(UQ)

Gcert Music St(piano performance)(QCGU)

Med(Early Childhood Teaching)(QUT)

专门 提供 AMEB 考试

M: 0466979008

E: mxu22153@gmail.com



目录

小说

千纸鹤	6
揭珍珍	
一条珍珠项链	11
李守义	
护理院的白玫瑰	17
洪丕柱	
终于看到她的笑容	23
洪丕柱	
官照无我	27
经年鲤	
绮儿	34
陈谦	
布里斯班的布洛姆街——第六章 暖房派对	72
游泯	
矮胖僧	81
刘小乾	

散文

来日希望	87
绿色世界	
从议员的到来，谈澳洲的松弛感	91
刘彩云	
爱是否已经很久远	96
练美嘉	
白左为何热衷于“巴闹”？	97
花田君	

雨碎英伦 6 你好，旧时光——古城巴斯	105
花田君	
挑担换肩与担柱	113
赵孔南	
火龙果花开伴我过大年	122
黄自雄	
趣对古联之三	131
李守义	
感动时分——战友聚会有感	138
绿色世界	

诗 歌

蓝花楹之梦（外一首）	141
力夫	
重阳吟	143
黄自雄	
对月	144
紫悦	
西湖之恋	145
紫悦	
在黄金海岸的风里	147
无名	
乡下野花	149
李晓春	
水上花	150
陈谦	

千纸鹤

■揭珍珍

中秋前夕，李望川抵达澳大利亚探望出生不久的小外孙。恰逢华人社团举办中秋晚会，女儿建议他前往结识老乡。他犹豫片刻，点头应允。

晚会设在市图书馆一楼东侧。他因路不熟迟到，演出已开始。隔着门，传来婉转的歌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心头一热，身处异乡，竟能听到这熟悉旋律。而那嗓音，又似曾耳熟，却一时想不起。

他推门而入，只见舞台中央站立着一位女子，长发披肩，身姿优雅，正逢曲终谢幕。她鞠躬致意，走下台。那一刻，他瞥见她右腿裤管略显异样，而那神韵与轮廓，却无比熟悉。

他心头一震——是她？不可能！正惊疑间，主持人登台：“让我们再次感谢林清音女士的深情演唱！”

“清音？真的是你？！”他几乎喊出声。思绪倏然被拉回那个久远的年代——

他们曾是高中同班同学，他是学习委员，她是文艺委员。他们都是同学眼中的榜样，不同的是，他来自农村，家境清贫；她来自城里，条件优渥。

高三那年，他父亲意外身亡，为照顾残疾母亲与年幼弟妹，他辍学务农。班上为他举办欢送会，她含泪唱《送别》，歌声如秋风拂叶，唤醒他内心深处的悸动。

回家那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只粉红色千纸鹤，无署名。他拆开一看，只见纸上画着一颗心，“心”中是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落款：清音。那一刻，他久久不能平静……

从此，清音的名字便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务农的日子艰辛沉闷，在思念的日子里，他给她写信，然而信却如断线纸鸢，有去无回。后来听说她考入音乐学院，再后来传闻她嫁给外省富商，他便将这段感情悄然封存。

可在无数个夜晚，他仍会轻轻捧起那只千纸鹤——那是他心中的楼兰，也是他生命中永不坠落的太阳。

光阴如梭，转眼到了结婚的年纪，他遵照父亲生前遗愿娶了村长之女，次年有了女儿。他白手起家创立公司，事业渐稳。可妻子生性多疑，常无端猜忌他与别的女人有染，使婚姻如履薄冰。女儿五岁那年，他们分道扬镳。他独自抚养女儿，把精力投向事业。

那些年被深埋的思绪，如夜潮涌上心头……演出一结束，他径直走向她。

“望川？你……你怎么在这？”她惊讶得张大嘴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清音，这些年你过得好吗？”他的声音低沉，仿佛压住心底的万千波澜。

她轻轻点头，眼眶却早已泛红。他们坐在大厅一角，聊起往昔。她告诉他，自己当年曾写过多封信给他，却从未收到回音，便以为他早已将她遗忘。

大学毕业后，她嫁给一位追求她的富商。婚后，丈夫风流本性暴露，甚至在她坐月子期间带情人回家过夜。她不堪屈辱，从高楼跳下，虽捡回一命，却

失去右腿。离婚后，她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如今儿子在澳洲工作，她探亲看望儿子。

他听后心如针扎，这才明白，为何前妻总提“清音”。那些年村里的信由村长家代收，写着清音名字的信，也许早被那位多疑前妻扣下。而他寄往学校的信，或许也被她那位当校长的母亲悄悄藏起，不愿女儿分神影响高考。

“唉，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他低声说着，像是在为往事画下温柔的句号。

“哦，对了，我有样东西想给你看。”他的声音突然明亮起来，眼里泛着光。

他从内衣口袋取出小绒布袋，手指在布袋里轻轻地摩挲了一会儿，仿佛里面装的是易碎品，极轻极缓地掏出，那是一只边角已被时光磨皱的千纸鹤，他双手捧着，呈至她眼前。

清音的脸倏地红了：“你……你竟还保留着？”

当然。我来澳洲前赶上房子拆迁，我把最贵重的东西随身带着。”

恰在这时，大厅响起即将打烊的提示音。

她挪了挪身子，正欲卸下假肢，坐回轮椅。

他轻拍她肩：“让我来吧。以后这事……就交给我吧。”

她鼻头一酸，点了点头。

他蹲下身，小心地为她卸下假肢，温柔地将她抱入轮椅，又从椅背取出毛毯，轻轻盖在她腿上。

晚风轻拂，他推着她走进朦胧夜色。

她低头捧着那只千纸鹤，仿佛捧着他们俩珍藏了半生的告白。纸鹤里的朝阳，仿佛悄然升起，正一点一点漫过岁月的皱褶……

备注：该小说荣幸入选《爱的石碑——首届“华燕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征文大赛作品选》，已由美国南方出版社于2025年9月正式出版，目前已在亚马逊平台上线。澳大利亚购书网站：<https://www.amazon.com.au/dp/1683727606>

一条珍珠项链

■李守义

这天下班后，莲洗澡时，竟然把心爱的珍珠项链遗忘在宿舍的洗澡间。

单位的宿舍楼，是70年代盖的。四层，每层住8户人家。

楼梯在中间。厨房，厕所（兼洗澡间）是公共的，分别在大楼的两端。

莲住在三楼。平时洗澡，她都是把项链卸下，留在房间里。而这天下班后，思绪一直纠缠在上班的一场事务中。鬼使神差，就戴着项链去洗澡了。

那年，莲36岁本命年。丈夫出差海南，花将近两年的工资给她买了一条海水珍珠项链庆生。

她俩都是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结的婚。买不起金银首饰给新娘，一直让丈夫耿耿于怀。

改革开放，共和国迎来春天。她俩一起回城，上大学，分配在一个单位工作。彼此搀扶，相濡以沫。

这条项链，海珠颗颗硕大圆润，发出熠熠的银彩。戴在莲白皙的颈脖上，与鹅蛋般的脸庞，微微上翘的红唇真是绝配。

珍珠象征纯洁与财富。礼重不嫌晚，情深藏物间。

这条项链填补了丈夫的遗憾。无异是一根红绳，把她俩更紧密地栓在一起。同事们也都绝口称赞，羡慕不已。

莲对这条项链更是似若命根，常年戴着它，形影不离。仿佛是五官之外的“第六官”。

这天直到半夜入睡，才猛然想起项链还忘在洗澡间。她发了疯似地在洗澡间衣物架上，各个角落寻了个遍，不见项链的踪影。不好意思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都说“没看见”。

这不出鬼了吗，难道项链长了翅膀？拿了这条项链的人，肯定不出这层楼的7户人家。

万全之计，她还去了其它楼层询问，万一有的洗澡间暴满了，借用这层楼的也很难说。

她去报警，派出所不予立案。说：“你是遗失，不属偷盗抢劫。又无线索，怀疑对象。总不能挨家

挨户搜查吧？还是回去让单位领导出面，做做思想工作吧。”

一次单位会上，领导顺带提了此事。动员拿了的人，私下还给莲。

此后三天两夜，莲还真常跑洗澡间，希望“奇迹”会出现。

然而，就像人间蒸发一样，项链说没就没了。

她怀疑娟，又怀疑莉，还怀疑霞等好几个人。这些天，她们见面好像眼神不对，话也少了。丈夫笑她是现代的“丢斧子的人”。要给她买过一条。她不肯，说那是“初恋的信物”，触景生情，更会想它。

从此，莲日思夜想，茶饭不香。丢魂失魄似的。医生说，是得了轻度的忧郁症，须服药和心理治疗。

这时，城市改造如火如荼。单位宿舍“房改”，拆建改商品住宅楼。老同事也调离的调离，换房的换房。独门独户，以前的老邻居，有点疏远了。

新的生活节奏，让莲的心理逐渐恢复了健康。不愉快的那页翻过去了。但那条珍珠项链，始终套牢在她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忘之不了。

一天，听说老同事华，肝癌晚期，时日不多了。大家相约提着鸡蛋、奶粉去医院看望她。莲特意买了一合传说能起死回生的“还魂草”--灵芝，希望她早日康复。华十分感动，紧紧握住莲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一些天后的一个晚上，有人敲开莲家的门。原来是华的儿子送来回礼。

回礼是莲用那天送华的灵芝包装合包装的。

华的儿子说，他母亲三天前走了。临终前，她断断续续地口述了一封信，和一包东西一起放在合内。叮嘱他，务必在她身后，送给莲阿姨。

莲在华的儿子离开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合。

突然，那条再熟悉不过，朝思梦想的珍珠项链赫然显现在里面。时隔八、九年，依然光彩夺目，似乎还散发着当年的气息。

她把项链紧贴在胸前，颤抖着展开华的信。

华的文笔很好，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莲：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阴阳两隔，世各一方了。

这条珍珠项链是你所爱，也是我的“暗恋”。当年在洗澡间的衣架上，我知道是你遗忘的心爱之物。但鬼迷心窍，一念之差，就顺手拿回了家。

开始，我臭美，常常偷偷戴着它照镜子。但没有戴出去的勇气。

后来看见你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也后悔和内疚。想归还给你。但碍于面子，又没有归还的勇气。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一错再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项链在我手中愈发沉甸。项链的光泽，似乎在嘲弄我的贪婪。项链的弧圈，像一根铁链，绞着我的心，锁着我的灵魂。我受到良知的拷问，精神的折磨。在镜中，戴着它，自惭形秽。更加重了我的病情。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深深地伤害了你。也伤害了自己。一条项链，煎熬着两颗心。

我瞧不起自己。平日还教育孩子们要“拾金不昧”，自己却口是心非，虚荣起贪欲，改错无勇气。

这一生，我工作兢兢业业，自觉对得起社会。但是这件事，则是我道德上的缺憾。

你送给我的灵芝，我服用了。谢谢你的盛意。此时，我的病已无药可救了。但我的灵魂得到启迪和升华。

今天，我要办一生最后的一件事，就是完璧归赵，把这条珍珠项链物还其主。

我要走得堂堂正正，做一个没有缺憾的人。

华，永别了。对不起你，请接受我的道歉，接受我的忏悔。不要怨恨我。请原谅我。

当你重新戴起这条珍珠项链时，我在天国祝贺你的美丽，感谢你的宽容。

永别了。永远是你的好同事——华”

没等读完这封信，莲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在内心里反复地默念：“华，原谅你，原谅你……”

星期天，莲去了华家。当着华全家人的面，向华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把那条串着人性熠熠光彩的珍珠项链，郑重地挂在了华的遗像上。

護理院的白玫瑰

■洪丕柱

母親因年事高，喪失自理能力，住進墨爾本克萊格老人護理院，幾年來我便常在假期飛去探望、照顧、陪伴她。

護理院裏她住的這個高度護理區有十名生活需高度照顧的老人，都有八九十歲了，雖被尊為壽星，卻沒有太多自由活動的能力。他們長壽的貢獻是提高了澳洲人的平均壽命，使之進入世界前三名。

每次在克萊格護理院呆了幾天，我便基本上熟悉這些老人了。可是下次去，總能發現老人隊伍又有了些變化：有些已被上帝接去天國，又有新人來接班，填補他們的空缺。

護理院的作息時間很有規律：八九點鐘，老人先後被護工推出來，在陽光燦爛、有寬屏電視機和盆栽植物、布置優雅寬敞的起坐廳裏集中，然後進早餐。負責飲食的服務員把每位老人的早餐端到他們

桌上。吃完早餐他們就會像植物那樣在起坐廳度過一整天。

護工們讓電視機播放些活躍、歡快的節目和節奏強烈的現代音樂，希望配合這燦爛的陽光，讓起坐廳的氣氛變得輕鬆活潑富有生氣。但老人們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大多並不在看電視。他們已經喪失了自選頻道的能力或觀看電視的興趣。然後他們在這裏從早茶到午餐到午睡到下午茶一直呆到晚餐。晚上八九點，他們又被一個個推回自己的有五星酒店水準的空調套衛生間和壁櫥的單人房。

這十位老人可分為兩類：尚能推着助步車緩慢走動的和已喪失行走能力只能坐在輪椅裏讓人推著走的。前者端坐在沙發裏，前面放張可調節高度的小桌，他們能自己吃飯喝咖啡；後者只能成天躺在稱為“大篷車”的鬆軟的大躺椅裏，讓護工們每隔幾小時幫他們翻動一下身軀，換換體位，以免生褥瘡。他們中情況好些的還能自己坐直了吃飯喝水，多數連這個能力也喪失了，只能靠護工喂飯。兩類人的共同點是很少說話，彼此沒有交流。也許因長期不說話，他們已喪失語言功能了吧。這種沉靜，使人覺

得起坐廳雖然陽光燦爛，樂聲歡快，氣氛仍相當陰沉。

每次我來這裏，這兩類人的歸屬也稍有變化：一些能推助步車行走的升級為大篷車乘客，一些能自行吃喝的變成需要喂食了。這叫我感到難受，因為母親的護理級別也在上升。

坐在右邊窗下沙發上的是個子不高的越南人鄧，他滿臉橫肉，即使滿頭白髮也沒能使他面容變得稍微慈祥些。他能靠助步車慢慢行走，但在沙發上坐下後就不想再動，不看電視也不說話，成天緊繃著臉好像人家欠他賬似的，連家人來看他也依然滿臉不高興，直到晚上回自己房間。他脾氣不好，有一次午餐，我正在喂母親，突然聽到背後一聲巨響，讓廳裏所有老人和護工都猛吃一驚，原來鄧因伙食不合胃口大發脾氣，將整個餐盤連湯碗帶甜品都推到地下。從此我盡量離他遠些，怕不小心惹他發火。

端坐在電視機正面的是菲律賓老太勞娜，她能自己吃喝，是整個廳裏發聲最響亮的，從早到晚只聽到她在自說自話重復說些叫人聽不懂的既像唱又像喊

的話，卻沒人搭理她。我只能聽懂她不斷重復一個英文詞 wonderful，其餘的好像是菲律賓土語夾些英文詞吧。有一半菲律賓血統的護工凱莉告訴我，她是在說她是這裏最年長的，你們都不過是些小 baby 罷了。她塗著帶金粉的桃紅色指甲油，雙手手指成天相互摩擦，看上去絕不像是 97 歲的老太。

同我打交道較多的是坐在後面的禿頭老澳布萊恩。他還能推着助步車走動，坐下後有時還想站起來活動活動，雖然常常不很成功，只能抓着桌緣和沙發把手勉強站起來，然後又無可奈何地坐下，或者大聲喊護工幫忙。除了他太太偶然來看他時還同太太說幾句話，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盹，身子向右傾斜，護工在他沙發的右邊把手裏塞進個大枕頭，以免他倒出沙發。他有時試圖很認真地看一份《信使報》，可往往拿着報就睡著了。我因為想借報紙看，就要跟他打交道，向他問好：“今天你怎樣啦？”他的回答永遠千篇一律：“掙扎而已(Struggling)！”

對我來說，使這個沉悶的護理區出現些生氣的是滿頭銀絲的蘿絲(Rose，即玫瑰)。她原來是能推著助步車到處走動的，腳步還算輕健。我每次探望母親，

她都主動走過來跟我打招呼並同我隨便聊聊。她總對我說你媽是個很可愛的人。閒聊中我了解到她是神學院畢業的，年輕時去亞洲多國傳道，還幫教會辦孤兒院收養棄嬰。爲了侍奉上帝，她選擇不要家庭也不要孩子。知道我和母親都是基督徒後，我們更親近了，她甚至告訴我她自己就是個棄嬰，連父母是誰都不知道。教會的孤兒院收養並教育了她，所以她立志終身侍奉上帝。

這次母親病重我再來看她時，卻驚奇地發現蘿絲成了大篷車乘客，身子左側的腿臂和胸口都纏著繃帶，據說是推助步車行走時不慎摔倒之故。

蘿絲鶴髮童顏，長著白淨的圓臉，臉上總帶著可愛的笑容，這是在起坐廳老人中看到的唯一的笑容。她大眼睛很精神，遠遠看去像個可愛的姑娘或一朵白色的玫瑰花，雖然近看她臉上佈滿細密的皺紋，嘴巴裏沒一顆牙。

每天我走進起坐廳時，她總是用她那只自由的右手向我揮手並張嘴打招呼。不知爲何這次看到她時，

她的招呼變成啞聲的了，只能聽到些嚇嚇的氣聲，得從她的口型來猜測她在說“你好嗎”等等。

雖然如此，蘿絲仍堅持用能動的右手自己吃飯而不讓護工喂。我看到她總將盛牛奶麥片粥的碗用匙刮乾淨，再用手指抹碗，然後用舌頭舔手指，把碗抹得精光。據她說這是她在貧窮的亞洲國家傳道時養成不浪費的習慣。可以想象，沒有家人的蘿絲是這裏最孤單寂寞的人，我從沒看到任何人來探望她，可她一點也不無聊。她對我說護理院每名伺候她的人都是她的孩子，都待她很好。其實看得出他們都喜歡她，有的還時而去親親她的臉頰。除了看電視新聞，她還常用指關節在桌板上打出些不同的節奏，嘴裏好像念念有詞，在自得其樂地用她那沒有聲音的嘴唱著什麼歌 – 猜想是些讚美詩吧。

很明顯，頑強而熱愛生活的蘿絲同其他等死的老人不同，她在努力設法過好上帝留給她的每一天。我不禁要稱她為護理院的一朵可愛的白玫瑰。

終於看到了她的笑容

■洪丕柱

我家右面的隔壁鄰居叫斯蒂芬，是位退休醫生，我猜想他來自馬來西亞或新加坡。這個猜想來自我太太同斯蒂芬的太太蘇珊的溝通。蘇珊也是一位退休醫生，她能講華語，因為是隔壁鄰居，所以有時會同我太太溝通。蘇珊為人很溫和也很容易親近，同我太太關係不錯。從她講華語的口音和她偶爾提起的往事，我太太推測她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華人。但留着上唇鬍鬚光頭的斯蒂芬，看上去並不像華人，倒有點像印度人－馬來西亞或新加坡有不少有印度血統的人。他從來不同我們溝通。可惜蘇珊幾年前患癌症去世了，從此我太太就失去了一位能以華語溝通的鄰居，因為左面那座帶游泳池的大房子的鄰居夫妻倆是洋人，好像是經營什麼公司的，開著名車早出晚歸，很少能見到他們，作為鄰居，我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

因為斯蒂芬從不同我溝通，這樣我家同斯蒂芬家就好像隔着一堵無形的牆似的，雖然我們兩家房屋前的花園和草坪相連，沒有籬笆，甚至沒有明顯

的邊界標記。我在用割草機割草坪時往往幫他家割了一部分草坪；做醫生的斯蒂芬當然比我有錢，他是雇園藝工人來割草坪的，園藝工人也會在無意中幫我家的前草坪割了一米或半米寬的一片。我沒事很少會到前花園去。前花園左側是我家的車道，我跳上汽車就開進了屋前的那條僅幾十米長的小街，右拐彎就進入了大路；斯蒂芬家的車道在他的前花園的右側，也直接通進同一條小街。

我同斯蒂芬在前花園相遇的唯一可能的機會是周四。那天我們必須將垃圾桶拉到前花園前面的街沿，能讓第二天來運垃圾的卡車伸出的機械手臂抓住垃圾桶將垃圾倒進垃圾車。我們有兩個垃圾桶，紅蓋的普通垃圾桶和黃蓋的可回收垃圾桶。我不用去記哪天將垃圾桶拉出去，也不用記拉哪個桶出去。斯蒂芬永遠是這條小街的 11 戶人家中第一個將垃圾桶拉出去的人，我從書房可以看到他拉垃圾桶，接著就出去拉自己家的垃圾桶，這樣我就會在前花園碰到斯蒂芬。我很想同他溝通，有時會對他打招呼說 hallow！澳洲人相遇常常會談天氣，可是斯蒂芬最多朝我點一下頭，算是打招呼了，臉上連微笑都沒有，就轉身離開了。

蘇珊去世幾年後，斯蒂芬家多了一個人：他的女兒。我不知道他女兒的名字，斯蒂芬也從沒向我

們介紹過他的女兒，只知道她因為離婚了，就搬來陪老爹。但她也是一個不同任何人交往的女士。她看上去大約三十多歲，長得像她母親，白皙的皮膚，臉相當漂亮，但是我從來沒看到她臉上有過哪怕一點點的笑容。我有時會在傍晚太陽下山前去我家後面的小公園散步；而她也會在這個時間去同樣的地點散步，這是她同她爹不同的地方，因為我從沒看到過斯蒂芬出去散步。她穿得相當時興，作為隔壁鄰居，我同她迎面相遇時總會朝她點頭打招呼，甚至想同她說聲 How are you! 可是她不用說點頭，兩眼朝前直視，連眼珠都不會朝我轉一下，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比她爹都不如。聽說精神病院裡好多病人，特別是患憂鬱症的病人就是這樣。她莫非是從精神病院出來的，或者是經受了何種痛苦或刺激，才變得如此孤僻、如此麻木？我只能胡亂地猜想。

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末的上午，我從書房看到我家同斯蒂芬家前的街沿出現了一輛小面包車。好奇心驅使我走到書房前面的窗朝外看。我看到從小面包車裡走出來一位男士，我認出他是斯蒂芬的兒子傑森。蘇珊在世時跟我們介紹過傑森，說他非常忙，難得來看他們。傑森從車上抱下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可愛的小男孩。這時斯蒂芬和他女兒都已經走

到街邊來迎接傑森，他們臉上都露出我從未看到過的笑容。斯蒂芬的女兒彎腰抱起那小男孩，親他，那麼親切，我終於看到了她臉上的笑容，那麼溫柔，那麼甜蜜，那麼可愛，她的孤僻突然消失！

我没有出去同傑森打招呼，我不知道那小男孩是誰，因為我不想打斷這家人難得的歡樂。此後我發現傑森每隔一段時間會帶那個小男孩來見他老爸和他姐姐－斯蒂芬和他女兒。我不是個愛打聽別家私事的人，還是將一切留給自己的想象吧。

官照无我

■经年鲤

江波的衬衣湿透时，省经贸厅的一众领导终于姗姗来迟。初秋的热辣阳光完全压制了风，也压制了纺织工业局众人焦躁的情绪。

“杨厅长的行程非常紧张，我们的时间精确到分钟。”秘书表情严肃，口吻像是在责备地球自转太快。

李局长点头，众人忙着把织物、纺车、画卷摊开，一边擦汗一边假笑。

“齐老，准备一下。”江波小声提醒白发老绣匠。老人连眼皮都懒得抬：“让我们干等四小时，她还说自己分秒必争，挺幽默的。”

杨厅长出现时，全场鼓掌，他像一块移动的重力中心，周围的人围得像月亮追着太阳转。江波也被牵

着转，几乎贴在李局长身后，左一句“成果显著”，右一句“领导关心”，仿佛自己不是人，是一个带背景板的 AI 语音播报器。

场面在杨厅长和齐老的握手中达到高潮，在讲话、敬酒和不奢侈的菜肴中，渐入尾声。

饭桌上，江波咬着一块嚼不动的牛腱，正琢磨要不要笑得再真诚一点，一道声音冷不丁钻进耳朵。

“你是江波江干事？”

他转身，动作太快，把椅子上的一本省刊带翻在地。

“我是夏欣，在经贸厅宣传处工作。”对方是个中年女人，眼神像扫描仪，笑得却很克制，“读过你的文章。你们局的非遗项目挺有创意，值得推广。”

江波有点懵。原本他是有三分钟发言的——非遗保护与传承项目，就是他的点子，从跑调研到成项

目，从省城跑到山沟，踩烂了几双鞋才推出来的。后来得了局里领导肯定，他才有资格今天站在这。但发言被取消，理由是“时间紧张”，实际是“你不是领导”。

“这次视察，你们是最后一站，安排得不错。”夏欣继续，“有兴趣来厅里工作吗？我们需要你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

她语气平静得像在读一个已知事实，让人搞不清是在表扬，还是提前告别。

话说完，她就走了，仿佛刚刚递了张便利贴，而不是改变命运的邀请函。

江波努力了半天，愣是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出口，手握省刊站着出神。

当天晚上，江波被老婆念叨：“你干嘛不多说几句？人家都主动找你了。”他憋着气没回答，他也想表

现，可他更怕表现过头——拍马拍歪了，还得赔鞍子。

隔天，他顶着胀痛的脑袋刷经贸厅官网。宣传稿已上线，速度比反应还快。江波一页页刷着图文，读到纺织工业局的报道时，心中终于泛起一点点成就感。直到他看到那张杨厅长与齐老的合影。

他记得那一刻：自己站在最左边，笑容端庄，手里举着刊登自己文章的省刊，站姿比大厅的雕塑还标准。现在，照片上雕塑还在，他不在了。

他揉揉眼睛，再看一遍，确认不是幻觉。他被裁掉了。不是被忽略，是被像素消灭，连个影子都没留。

他点开自己的手机相册，对比同一张原图，屏幕里他笑得像刚发现丝绸之路的哥伦布。可在官网里，他被修剪得像一块边角料，甚至比齐老身侧展台上那团未绣完的丝线还不显眼。

他想：也许裁图是讲究构图美学。也许他的脸和墙面色调太接近，AI 认不出来。也许……他不重要。

两周后，内心已经尘归尘、土归土的江波，收到了一封面试通知。他晕乎乎地去省厅参加面试，发现大厅里坐满了人，一个个眼睛里发着光。

他听到面试官的问话：

“杨厅长视察那天，你在现场？”

“在。”

“怎么照片里没你？”

“我是接待人员，服务好就行。”

晚上回家，老婆继续发挥：“你就不会把手机照片拿给人看？榆木脑袋！”

江波没反驳。他知道自己不擅长抢戏，也不想学那些为了入镜甘愿端茶倒水的人。他不喜欢表演——但也明白，不表演，就很容易被裁掉。

两个月后，杨厅长因贪腐落马，连带着李局长也岌岌可危。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忙着删朋友圈，江波却只在意一件事：他在深山调研到的少数民族织锦项目，还能推进吗？

电话响了，是夏欣。

“出差回来了？你被录用了，来报到吧。”

“我刚发现个新的非遗项目，非常冷门，不知道……”

“项目可以一起带来，”她停顿了下，“有照片吗？”

“有，是一种没被记录过的老绣织锦。”

夏欣在电话那头轻轻一笑：“这种照片，才值得被看到。”

本文荣获“华燕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征文大赛优秀奖（2025年）

绮儿

■陈谦

镜子里的那张脸已经无懈可击了，但脸的主人依然没有完工的意思。她用右手食指与大拇指轻巧地握着一把小得几乎看不见的修眉刀，朝着被左手提起的右边眉毛下方果断麻利且精准地刮了几下。接下来可以用眉笔画眉毛了。

绮儿今天要去面试。看着镜子里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和吹弹得破的粉嫩肌肤，她相信自己可以顺利通过面试。虽然这份工作与相貌并无直接关系，但她总觉得自己一路走来所得到的帮助，和自己人见人爱的外表密不可分。这座城市，有许多热心人。

那天她在街边与儿子艾登撑着伞冒雨等倩儿下班，倾斜而来的雨水打湿了她伞下的衣裳，旁边水果店的一名男员工就赶紧出来关照她，问她要不要进他停在路边的车里歇歇。她拿了他的车钥匙，带儿子进他车里，顺便在车里把被雨淋湿的衣物换了下来。她后来对倩儿说这里的人真好。她在车里等到雨停了才出来到店里把车钥匙还给那个好心人。“那辆车很旧啊，里面还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绮儿后来哈哈大笑对倩儿说。但是很旧很乱又有这么关系呢？至少和儿子一起躲在里面还可以坐下来，感觉安全了还可以休息一下。

那是绮儿第一次来布村找倩儿。

几年前倩儿在悉尼告别绮儿时，完全没想到有一天绮儿会打电话给她，说要离开悉尼来布村居住，让倩儿帮她介绍工作。

电话里，倩儿一再确定绮儿的想法不是一时冲动，绮儿则一再咬定绝不反悔。

可是，为什么呢？你在那儿住的好好的，干嘛连根拔起。你男朋友同意吗？

绮儿说已经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绮儿还说，倩儿你知道吗，自从你离开后，咱们那栋楼的状况就越来越糟了。你无法想象的。楼下住进来一户难民。本来只允许几个人住进来而已，结果他们亲朋好友全都一起搬进去住了，一大堆十来个人啊！倩儿我告诉你啊！真不是种族歧视啊。那帮黑人的生活习惯实在可怕啊！他们每天都制造好大的噪音，整栋楼的居民不得安宁。一伙人到户外时都只穿着短裤溜达，实在有碍观瞻啊！哎呀哟我都怕孩子们天天看到他们学坏了。最可怕的是，他们毫无卫生可言，居然随地大小便，楼下车库到处是他们留下的大便，恶臭不堪。后来整栋楼的居民实在忍无可忍呢，联名写信给物业，终于成功把他们赶出去了。但哪想到几天后，他们又住进来了。可能是走时把钥匙也带走了，可以回来开门。再后来，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统统请出去。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啊倩儿你知道吗！而且楼下那广场的地面也出现开裂陷塌了，看着都觉得不想在那里居住了呢！

倩儿实在难以想象。她目前一起工作的同事中就有几位黑人，非常可爱勤劳且有教养有礼貌，穿着不但整洁体面，还很会打扮呢！而且记忆中那栋红砖楼外观崭新靓丽，这也是她当初找房租住时一眼就看上的原因。她的单元房就在整栋楼的正中央，从阳台看下来就是一片宽阔的用红砖铺就的空地，视野令人心旷神怡。孩子们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到楼下空地上玩耍游戏。很多邻居家的小孩特别喜爱她的大女儿米爱，纷纷跑出来找米爱一起玩。米爱的年纪在那群小娃儿中相对比较大，个性也比较成熟，又特有爱心，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王。家长们也都放心让孩子们跟在米爱的屁股后面跑。能够找到那样的环境居住，倩儿一直很感恩呢。若非她先生工作调动，她是不舍得举家搬到布村的。

绮儿是倩儿在那栋楼时的邻居。她们平日里没什么往来，只在进进出出时偶尔彼此照个面友好问安一下而已。绮儿个头小巧精致，生了个女儿之后一年多，又生了个儿子。每次倩儿在楼下车库外或是在楼梯口看到纤盈的绮儿抱起她那日渐丰硕的儿子时，都不禁惊叹人类的力量，也不禁暗暗希望能有机会帮一下绮儿，减轻一点她的负担。倩儿的两个女儿毕竟长大些了，比较好带了。她总觉得绮儿一个人带着两个那么幼嫩的娃娃实在太不容易了。有一回，倩儿带着小女儿去参加一个免费托儿服务活动前，忍不住敲开了绮儿家的门，主动提出可以顺便带绮儿的女儿一起去。绮儿有些意外，但立即就感谢着答应了。虽然彼此没什么来往，但倩儿在绮儿眼中，从一开始就是值得信赖的存在。如果要考究她们之间什么时候开

始算是朋友的话，那恐怕得从绮儿给倩儿电话号码的那一刻起吧。

那天倩儿一个人在厨房里做搬家后最后的清洗，前门毫不设防地敞开着。搬家公司来过了，空荡荡的房子，没什么可担心被偷的。

不知何时，绮儿走进来了，眼里满是深情。得知倩儿一家将搬到布里斯班之后，绮儿的眼圈红了，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她从包里掏出了纸和笔，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递给倩儿，并一再叮嘱，“到那里以后一定要记得我，不要把我忘了。”倩儿答应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也写给了绮儿，然后笑笑问，“我们平时都没什么往来呀，也没有什么说话呀，我是否离开对你应该没什么区别的呀。为什么你这样恋恋不舍呢？”绮儿抹掉了眼泪急急地解释，“平时虽然我们没说话，但我知道你就在这里，我就感觉安心，哪怕没见面，我心里也可以感觉到你的存在。现在你要走了，我在这里就再也看不到你了。那是很不一样的！”

绮儿一边看着倩儿清洗空无一物的厨房台面，一边很想继续表达她的不舍。她就问倩儿是否需要喝水，或者果汁。盛情难却。倩儿说水就好了吧。绮儿赶紧跑回家倒了一杯水过来。看倩儿喝下去，绮儿笑了，“其实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不会搞清洁的人。我站在这里这么久了，就看你用那块抹布在台面上抹过来抹过去，哪儿哪儿都没有变干净些，还是老样子。你抹台面必须朝着一个方向抹，你那样抹过来时干净了，抹过去的时候就会又脏

了。还有你看你地板上这一堆！买了这么多的清洁用品，又有专门清洁玻璃又有专门清洁烤炉的，啥都有。真正会搞清洁的人，根本不需要买这么多东西糊弄自己。”倩儿听了只是憨憨地笑笑。其实她很想说朝一个方向抹的理论我早就懂了，也一直是那么清洁的。只不过你站在这里和我说话，我为了表示礼貌，把注意力都给你了，当然清洁起来就心不在焉了呀。毕竟咱们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面对面谈话呀。这个厨房台面，其实已经差不多擦干净了，只是边说话边随手再多擦几遍罢了。

倩儿啥也没有解释，只是任由绮儿说她，欣赏着绮儿的那份直言不讳。朋友之间是应该直言不讳的。直白一些，似乎也更容易快速拉近彼此的距离吧。倩儿觉得绮儿深得此道。

绮儿确实深得结交朋友之道。她总是一脸坦诚加热心。她又说，“你呆会需要去哪里吗？你可以开我的车！”话还没说完就把车钥匙掏出来放在台面上。因为她知道倩儿家里的两辆车都已经被运往布村了。

倩儿还真想起来需要出去跑一趟呢，就真用了一下绮儿的车。

这下两个女人似乎就更亲密起来了，真是朋友了。绮儿忍不住问倩儿，“倩儿你为什么老是穿长袖上衣啊？这些天我进进出出一直在看你怎么都不穿短袖啊？”

“现在秋天啊，天气凉了呀。中午气温升高的话，我把袖子卷起来不就等于短袖了，多方便。”倩儿随口答道，这

才想起上回敲开绮儿家的门看进去，俩孩子都光着身子在屋里跑来跑去呢。想必他们一家都怕热吧。

但绮儿说，女人穿少一点才好看。

最后告别时，绮儿拥抱了倩儿许久。那个拥抱让倩儿想起很多电影镜头。

如果被一个人那么在乎过，你就很难忘记这个人了。更何况，这个人还让你为她许下“不要把我忘了”的诺言。

倩儿是个老实人。老实人总是不轻易许诺，也不轻易忘记承诺。

一年后，倩儿回悉尼看望亲朋好友时，联系了绮儿。她是在实现诺言吧。

绮儿好开心，当即请倩儿一家去午餐。

绮儿的家一尘不染，开着空调。她和男朋友同住。他俩都是越南人。这次谈话间，倩儿才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英文都带些越南口音，稍微欠缺语法，但都还流利，不影响沟通。她男朋友在当房地产代理。因为倩儿是个华人嘛，绮儿就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会讲一点点中文的。倩儿想起她以前学习翻译的时候，那个老师就是越南人。他说很多越南人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后代，不但会说中文，还会写非常漂亮的中文毛笔书法呢。很多越南人的墓碑上刻着中文呢。

那天吃的是烧烤。简单而愉快。大家吃的并不多，但一段友情被继续了。

倩儿即将回布村时， 绮儿又赶来送她一个纸盒。 里面整齐叠放着送给倩儿小女儿的一件连衣裙。

所有的故事， 都有伏笔。

多年以后， 倩儿回想着这些往事， 仿佛读着一本书开始处的伏笔。

此刻， 化妆完毕的绮儿， 正在走出倩儿家的浴室。

这些天， 她就住在倩儿的家。

倩儿是愿意帮绮儿的。 但从接绮儿到家的那一刻， 她就觉得对绮儿有种莫名的陌生， 这种陌生感在将来每次共处中， 与日俱增。 每多一点认识绮儿， 就多一点发现自己其实不认识她。

绮儿在电话里说好了就她一个人来。 她说在悉尼有非常要好的朋友可以帮她照顾孩子。 但倩儿接到绮儿时， 却发现她带着儿子。 她很惊讶地问绮儿怎么没告知一下这变动。 绮儿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 “难道我说了你就不让我来了吗？” 听起来似乎理所当然。 倩儿说， 并非不欢迎你带孩子， 但若知道他来， 我会在给你住的卧室里多安一张小床呀。 以为你一人来， 只放了张单人床给你。 这样多不周到。 绮儿提高了声调， “那有什么！ 根本不需要考虑多一张床呀！ 我们俩一张床就够了！ 你看我个头这么小小的， 不占地方！” 倩儿心里总觉不对劲， 有种逻辑不通的堵塞感。 她习惯了对人说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绮儿这种似是而非， 令她难以适从。 而且很明显绮儿的反应， 与倩儿想要表达的本意， 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绮儿继续豪放地说，“如果你不同意我来住这里，我就在火车站过夜，我不怕！我才不去住酒店呢！一个晚上就好多钱！”

倩儿打住了。也是无语，也是因为绮儿母子俩初来乍到，先把他们接待好再说。

那晚上鸡飞蛋打地就过去了。晚餐时绮儿的孩子突然又咳嗽又吐，整个餐桌下面一片狼藉。倩儿一边清理一边温和安慰母子俩，一直忙到让他们安心上床。绮儿的儿子艾登，病得不轻，倩儿倾尽所能帮助绮儿照顾他。倩儿是最心疼孩子的了。

整个夜里，倩儿一直隐隐约约有种怪异的歉疚感，不明不白的歉疚感。这本不该属于她的歉疚感，来自绮儿几个反应的叠加，甩也甩不掉，理也理不顺，仿佛有个线头被绮儿系在了倩儿的身上，除非一刀剪下去，两断。倩儿一遍遍问自己，“我亏欠她什么了吗？我不该问她那个问题吗？”问到后来，她只剩下一个答案：如果是我，去别人的家，我会告诉人家，我们总共几个人去。这并不复杂，并非难以做到。至于绮儿，她是不一样的吧。

倩儿开车带绮儿去面试。就去倩儿上班的地方。

绮儿被录用了。和倩儿成了同事。

其实倩儿是确定了绮儿会被录用才让绮儿来布村的。面试只是走个程序。倩儿的真诚推荐介绍起了作用。她在要推荐绮儿时，才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很认识绮儿，可以说对绮儿几乎一无所知。后来她着重提了“绮儿的家里一尘不

染。她一天会洗两次地板呢。”她认为提这个可以说明绮儿是个勤劳肯干的人。绮儿知道后一脸惊讶“你为什么提这个？”倩儿很想说：除了这个，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值得提的呀！我根本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倩儿不会撒谎。她只能挑点又真实又有帮助的细节。

绮儿要回悉尼一趟，然后再带两个孩子来布村居住，开始上班。

绮儿说她需要半夜去乘火车回悉尼。这是倩儿始料不及的。绮儿从来没有对她说起。她是真心愿意帮绮儿的，但绮儿总杀她个措手不及。

“夜里不方便，你别送我了。让你先生送我就好。”

倩儿听绮儿那样轻描淡写早有安排的口气，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她知道非不得已，她先生向来不愿意单独和单身女子一起的，特别是在深夜。而且，她从来都不舍得先生晚睡的，因为担心先生的健康。就算高薪夜班也不值得啊！牺牲先生的睡眠，对于倩儿来说和被宰一刀没两样。倩儿巴不得直接叫辆出租车送绮儿，但那样不妥。想着好歹应该下不为例吧，倩儿就按捺下心疼，好声好气请先生凌晨三点多送绮儿去火车站。那晚她提心吊胆根本没能踏实睡，眼睁睁看着她先生的睡眠被硬生生拦腰截断，粉碎。

光是想想“如果不送绮儿去火车站…”，倩儿就觉愧疚了。她突然发现短短几天，她已经不知被这种愧疚感绑架过几回了。她无法理顺头绪：为什么帮助一个人，会越帮越觉得愧疚？

绮儿再次到布村后，先住一个朋友家。她对倩儿说那朋友原是她心理医生。她看心理医生的次数多了，就和她成了朋友。

倩儿觉得奇怪。心理医生受伦理准则约束，和顾客之间必须保持专业界限的呀，因为专业关系中的信任和保密性是心理治疗成功的关键，成为朋友会破坏这种专业关系。难道这位心理医生不知道双方应当避免建立私人关系吗。亦或，绮儿的交友能力太过超绝，连心理医生也过不了她的关？

倩儿没有问这些，她只是问绮儿，看心理医生真有效吗？很多时候倩儿也想或许自己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但总不确定是否值得。毕竟又花钱又花时间啊！很多心理问题本来就是生活忙碌逼出来的，怎么舍得再去挤出时间给心理医生呢？

听倩儿那么问，绮儿想了想，终于给出了个让倩儿有些释怀的结论：其实，你如果有个好朋友可以聊聊，也就够了。我在心理医生那里已经花了好几千刀了！

绮儿很快就找到了一套几乎崭新的单元房，并租住了下来。绮儿办事果断，效率很高。租房后她立即去买了塑胶地板，铺在两个卧室的地毯上。这样容易清洁。孩子的卧室里摆放了两个崭新的单人床，墙壁上贴着自己画的蓝天白云。卧室的角落，摆放着一个新买的儿童玩具厨房。她自己的卧室，一个双人床，一个不大的梳妆台，绮儿自己油漆成绿色，并为此颇感得意。那种古朴的绿，为主卧增添了某种带着雅致脾性的生机。床头柜上摆放

着一个镜框，镜框里的照片，是一个曲线玲珑的屁股特写。中间一道蕾丝 G 弦，仿佛一双雾霭朦胧中起伏有致的小山丘，上面还点缀着一朵小花，令观者视线落下时，总忍不住稍作些游离徘徊，似乎还能感受到杨柳依依，笛声悠扬。倩儿初次看到时，就多看了两眼。她还想：这样装框了的屁股，应该取名为《臀》，才比较正式礼貌。这样的摄影作品，艺术品嘛！倩儿甚至觉得哪天可以写首同题小诗。绮儿必是为自己拥有这样的臀部而感到骄傲的。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小翘臀”吧。如果法律允许的话，估计绮儿会裸露着她的小翘臀走出她的单元房的。

绮儿的单元房布置简洁明了，一样多余的杂物都没有，处处体现她的独特品味。她从来不会把任何不需要的东西带回家。经常人们逛商场时会遇到促销员免费赠送一些物品，随手就带回家，不管是否会用到。但绮儿从不贪这种便宜。她总是看一眼，想一想：拿回家我也是扔掉。就飘过不要了。

倩儿不禁佩服绮儿快速安家的能力。倩儿认识不少单身母亲，都特别独立。环境造就人吧。

绮儿说这次来时，在火车站看到了前男友，她巧妙地躲避过去了，没有被他发现。听起来有一种女特务的机警。倩儿始终没有过问绮儿和她前男友的事。她不想探听她人隐私。绮儿说起什么，倩儿就听着。或许，对于分手之后的人们，重提往事仿佛揭开伤疤，总会有些隐痛的吧。倩儿不想去触碰她人的痛处。

很快倩儿就发现， 绮儿不但独立， 且交际能力完全不可思议。倩儿和所有同事都保持着普遍的友好， 并没有和任何同事进展到“闺蜜”的程度。但绮儿才工作不久， 就已发展了一帮很铁的闺蜜。 她们谈起话来时常爆发出心照不宣的笑声， 下班后还一起去酒吧喝酒。对此， 倩儿觉得应该是值得欣慰的吧。 绮儿在新的城市新的工作岗位快速站稳了脚跟， 倩儿总是放心些的。 毕竟， 绮儿是通过倩儿来到布村的， 也是通过倩儿得到这份工作的， 在倩儿的潜意识里， 她对绮儿日后生活的顺利稳妥与否， 是担负着一些责任的。 如今看来， 是倩儿多虑了。 绮儿根本不需要她操心。 她是那么善于广交朋友， 广交到超出倩儿想象的地步。

倩儿感觉不放心的是绮儿如果经常夜间去酒吧的话， 她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绮儿说放心吧我孩子们有好多同学家长， 其中不少都非常愿意帮我带孩子呢。 他们都理解我也需要出去放飞自己呀！

和朋友们去酒吧喝酒前， 绮儿会邀请闺蜜们先去她的单元房喝几杯。 去酒吧喝酒多贵啊！ 得在家里先喝一些， 家里喝比较便宜。 喝得感觉上头了， 才去酒吧寻找那种醉醺醺的感觉。 这种感觉倩儿无法体会也不想体会。 干脆完全不去喝， 不是最干净最省钱最安全最健康的方式吗？ 所以倩儿一直都处于绮儿那帮闺蜜圈之外。 唯一的一次交集， 是绮儿请大家去她的单元房晚餐。 倩儿也在被邀请之列。 倩儿欣然应邀， 心想： 我总算还不至于太过落伍。

那个晚上，闺蜜们下班后脱去工作服，换上光鲜的衣裙，就直接去绮儿家。

赤着脚的绮儿穿着围裙在厨房热火朝天地烹饪，时不时指挥两个孩子去招待客人。两个孩子异常乖巧，彬彬有礼又手脚勤快。客厅里放着音乐，阳台上搭起个矮矮的长条茶几，阳台的地板上铺着些软垫，看起来惬意又舒适。闺蜜们个个宾至如归，随意往客厅沙发一坐，或熟门熟路走到阳台靠着软垫坐下并盘起腿来，三三两两交谈。阳台的围栏上星星点点缀着金黄色的小派对灯，增添了夜空下清新的静谧。

绮儿炒作出来的是一大锅看起来像五谷杂粮加多种蔬菜的料理，热乎乎地装入长条形的盘子里，摆放到阳台的茶几上，旁边搭配一大碗干脆的玉米片。吃法简单：用玉米片装些热食放到嘴里品尝咀嚼。要点也很简单：大家取食的姿势与吃相都保持休闲与优雅的完美结合。

有些闺蜜带了自制美食。最抢手的是媚儿做的素材煎饺。西人照着菜谱做出来的饺子，有时候居然比正宗华人做的饺子还好吃，清淡可口。大家吃几口，赞美几句，如何美味又健康云云，顺便问一下里面都放了哪些成分，加了什么调味品。

当晚的氛围，在倩儿看来，颇有几分群星璀璨。绮儿的两个孩子，始终安安静静没有发出任何噪音，时不时穿梭在大人中间帮忙收拾些餐具或传递茶水，任大家夸赞他们：多乖啊！多懂事啊！绮儿俨然是个注重家教的母亲，一切井然有序，令人羡慕。

脱下围裙加入到闺蜜们当中的绮儿，微汗的额头泛着贤惠的辉泽。在她低垂眼眉伸手去取食的瞬间，宽松的上衣领口往右边倾斜而下，露出圆润的右肩。倩儿默默欣赏着绮儿沉静中焕发出好客热忱的光芒，心想：把这一刻定格下来，会是一幅动人的画面。

在天性喜爱绘画的倩儿眼里，绮儿是个时常被定格在记忆中的模特儿。当一个人在看一幅画的时候，往往欣赏的是画面上人物形象兀自诉说的故事。一百个人看，就有一百种想象出来的故事。谁又能真实地知道，这个人物在现实中的品性呢？

有一天，绮儿碰巧和倩儿同在一处上班，顺便也就聊起来。绮儿说起和那些闺蜜同事去酒吧的快乐事件。这方面的话题，倩儿只有听听的份，根本接不上话，因为她从来不去酒吧，也不会喝酒。绮儿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起来。令倩儿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是绮儿居然从酒吧带了陌生男人回家过夜。倩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绮儿这样做对她两个年幼孩子的影响。但是她不知道如何表达这样一种担心。她尝试着问绮儿，“你不担心带陌生男人回家会有什么危险吗？”绮儿哈哈大笑，“能有什么危险？我怕什么？强奸？来呀！我就是想让他强奸啊！我死都不怕！他要是敢杀我，我先杀了他！我家里有大把菜刀！”倩儿沉默了。这是她毫无准备的话题。绮儿看出倩儿的难以苟同，几乎挑衅起来，“我有需要啊！我不这样怎么解决我的需要？你有老公，我又没有！”

倩儿只能继续无语，哪怕心内已经在翻江倒海。她想喊，想说：没有老公，我也不会这样！人又不是动物！

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也没有必要说。她不想站在评判人的地位。

绮儿还在得意着，“你知道吗？现在咱们这里整个上班的地方，大家都在传说着我的艳遇。她们都在说我。”她的神情，仿佛已经成功地晋升为名人，享受着明星般被闲言碎语淹没的气派。

倩儿看着绮儿，眼神开始涣散。她无法聚焦，也不想聚焦。聚焦了，如何看待眼前这个人呢？她原以为自己认识的人，蕴含着多少她所不认识的观念与思维，做着多少她无法明白也无法理解的事情。

但绮儿分明是爽朗的，是令人开心的。她一哈哈大笑，倩儿眼中的阴影也就烟消云散了。或许因着这样的性格吧，绮儿身边总不缺欣赏她的朋友。她曾经给予倩儿的深情，继续慷慨地给予着身边的朋友们。

有一天，绮儿心血来潮，热情似火，煮了一大锅鱼粥带来分享给同事们。越南口味，也正合倩儿的口味。同是亚洲人，在吃的方面别有一番默契。

绮儿没有想到的，是西人对鱼腥味的普遍憎恶。她把一大锅鱼粥放在员工休息室时，整个员工休息室一下空了。倩儿始终不忍心告诉绮儿：她在走廊上看见好多同事捂着鼻子嫌弃地抱怨，“大老远就闻到了！真是受不了！太恶心了！简直连呼吸都没办法！”

那一刻，倩儿打心眼里为绮儿打抱不平。那些同事有必要不喜欢得那么夸张吗？她很想对绮儿说，“你何必那么自作多情呢？这里没人欣赏你的鱼粥啦！何必自讨没趣呢？”为了不让鱼粥受冷落，当然也因为真诚的喜欢，倩儿吃了两大碗。如果倩儿不怕撑破肚皮的话，她会吃三大碗。

倩儿吃了两大碗，也就在心里把对绮儿的各种不理解整理平衡了。心想：绮儿还是很难能可贵的。她的私生活，我不听也就是了。毕竟，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总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的吧。

但绮儿总不让她耳根清静。倩儿午休时，总会听见某个角落传来绮儿大大咧咧的笑声，兴高采烈与同事谈论自己新的艳遇。人类的好奇心永远是无止境的。绮儿永远不缺乏渴望她分解下集的听众。

绮儿仿佛一个擅长钓鱼的人，总知道如何使用最有效的诱饵。

除了用骇人听闻的艳遇轰炸，绮儿还有糖衣炮弹。

绮儿有时会做些小份的美食带来上班的地方给倩儿品尝。比如自己做的扁肉，煮清汤后加点韭菜末，鲜美异常。再比如用煎出香味的哈洛米奶酪和鸡脯肉加上牛油果粒和藜麦，搅拌后就是一款健康美食。再比如用各种瓜子加巧克力粉加甜枣搅碎混合后捏成巧克力口味的甜点丸子。再比如南瓜汤：南瓜加上西兰花等蔬菜，煮后打烂加上各种调味。这种投食，对于倩儿来说，还是很受用的。最上规模的投喂，是绮儿带着一双儿女，到倩儿家做了

一顿午餐。来之前绮儿特地交代倩儿，“你千万不要事先煮好米饭哦！我要亲自看你把米放进电饭煲里去煮。一定要吃刚刚煮好的！”绮儿的标准很高，绝不降低。

那次午餐，绮儿带来了冰冻生牛肉条，说是特地去一处宝地买最新鲜的，可以直接生吃的。倩儿当然从未吃过生的牛肉，但是被投喂的时候也就随意了。绮儿用倩儿家的不粘锅，倒一层油，烧最旺的火，煎了一锅三层肉，整个锅都冒烟了，家里的烟雾警报器狂响。倩儿心想：这个不粘锅估计就此报废了吧。不过三层肉的确非常香。绮儿还煮了面。越南人煮面，总让人产生一种对越南粉的向往。那一顿午餐，倩儿吃了绮儿提供的一切，包括冰冷的生牛肉条。待绮儿回去后，倩儿上了一趟厕所，估计把吃进去的生牛肉条全部拉出来了。拉出来就安全了。

那次午餐，绮儿还顺便对倩儿的家评头论足了一顿。她先是说倩儿的钢琴不应该放在朝西的角落，应该放在朝南的角落，也就是靠近餐厅的位置。倩儿说餐厅连着厨房啊，她不想钢琴放得离厨房太近。绮儿又说如果是她，会把背对着走道的那套皮沙发转过来，改成面朝走道，把电视机改放在对面的墙上。“我从来都必须保证我的沙发是朝着前面入口处的，这样我可以随时知道谁向我走来。我绝不让自己的后脑勺对着入口，那样谁从后面走过来我都不知道。”听她充满智慧的一套套，感觉她仿佛干着超级侦探的活儿，随时都会有从后面被一枪击毙的危险。

品论完室内， 绮儿又评论起室外， 说起风水之类的玄机。倩儿只是笑笑： 我是基督徒呀， 没有这些忌讳的。绮儿突然意识到似的， 一下子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她还是有些意犹未尽， 但是想想还是作罢了。倩儿是和她分享过自己的信仰的， 也解释过自己为何绝不敬拜任何偶像。但倩儿也尊重绮儿的信仰。绮儿的信仰基于某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她想象着有些人死了以后， 在天堂当了大官， 所以比较有能力庇护人类。她在她的单元房里供奉着一个关公的偶像。那是个非常沉重的偶像。绮儿相信她能够凭一己之力将那个几十公斤的关公抱上楼， 抱进她的单元房， 就是一个奇迹， 就是那个关公的偶像赐给她超凡的力量。她相信关公毕竟是有一官半职的， 可以保护她。倩儿不和她争论。

倩儿生日那天， 绮儿突然出现在倩儿家门口， 送来一小盆人造兰花和一本小挂历， 挂历的每一页都有搭配澳洲风景的圣经经文。“以后每年的挂历我包了！你别再自己买哦！要把这个机会留给我！”

那句话， 倩儿在后来没有绮儿的日子， 每当自己去买挂历的时候， 就会想起来。

各怀信仰的人类， 过着各不相同的日子。有时候， 绮儿会在星期天早上， 将她的女儿季子带到倩儿的教会交给倩儿， 让季子在教会上主日学。

绮儿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她相信为最好的一种。她在那样的生活方式里打造着关于自己的闲言碎语。

倩儿的心里住着一个绮儿的律师，总在试图为绮儿的种种行为辩护。但是辩护的难度越来越大，渐渐超出了普通认知范围。

倩儿是在又过了不记得多长时间之后，才知道绮儿的那对乳房是填充出来的。绮儿在一次谈话中，对于自己那对乳房太过于自豪了，直接就伸手进去，从上衣的领口伸进去，把那对乳房掏了出来，给倩儿看，仿佛掏出来的是一对刚刚买来的宝贝器物。倩儿瞬间警惕起来，眼睛立即望向门口，又滴溜溜转动起眼珠子迅速四面八方查看是否有人从外面走来。这是上班时间啊！绮儿你疯了！要是被人撞见我的脸往哪儿搁！倩儿涨红着一张脸数落绮儿，比绮儿还紧张。绮儿哈哈大笑！怕什么！看就看呗！你看看，是不是很好看？

倩儿就真的看了。像观察一个科研项目一样地看了。人们难堪害臊躲躲藏藏，是因为不应该看到也不应该被看到真正的乳房，人类的有机的未曾被填充过的乳房。这双乳房，被填充出来的乳房，看着它们，或许不需要害臊？

但是，毕竟是一双乳房！你就这样掏出来公之于众？

哈哈！要不你摸一下？感觉一下质地？你看！和真的没有区别，软软的，不硬！

倩儿才不去摸！过分了！

倩儿不想吃绮儿的豆腐，无论主动或被动。

倩儿觉得其实说吃豆腐并不形象。说吃冰激凌更形象。

不过， 绮儿的乳房看起来确实毫无瑕疵， 尺寸也合适。

“你就不怕里面的填充物哪天过了保质期， 坏在里面， 或者突然在里面炸开？ 到时候怎么收拾？ 多危险啊！”

“我才不怕！ 我只要现在， 不想将来。 老了就不管它了。 现在好看最重要。”

看来乳房也不是省油的灯。 总有人不满足于现状。 嫌小的想变大， 嫌大的想变小。 倩儿想起不久前， 西人同事克里斯蒂娜刚刚做了乳房缩小手术， 为了减轻对颈部和背部的压力， 改善腰背疼痛。 她说她们家人中好多都需要做这样的手术。 过大的乳房对肩颈造成向下拉的压力， 导致身体前倾， 而这种姿势不良又导致肌肉劳损。 乳房缩小后， 减轻了上半身的重量， 身体重心前移程度减轻， 有助于恢复更直立更自然的姿势， 减轻对腰背部的长期压迫。 这种手术不只是为了美观， 更是出于对健康的考虑， 一般是由于医生的建议。 为了表示对克里斯蒂娜的支持， 在她手术前， 她最要好的闺蜜同事还为她特地做了一个粉红色乳房蛋糕。 但是蛋糕上的乳房图案看起来像一幅眼镜， 惹得知情的伙伴们一个个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个蛋糕就摆在台面上过了大半个上午， 不知情的人都没有看出来那两个火山般的圆圈造型和中间点缀的“圆心”是何含义。 就像任何艺术品， 哪怕本意属于具象的艺术品， 也总有人按着抽象的概念去解读。 那样也好， 毕竟那种手术也算隐私， 不合适公诸于众， 克里斯蒂娜只告诉了几个身边要好的朋友。 于是关于那个蛋糕和那个手术， 懂的都懂， 不懂的， 都继续埋在鼓里。

然而现在，所有同事都知道绮儿的乳房是在泰国填充的。有的甚至还问出了价钱。绮儿再次享受明星般遭人闲话的待遇。她似乎乐此不疲。成为公众焦点令她得意。

绮儿的羞耻感呢？死了？倩儿不明白。

绮儿还喜欢借钱。有时候是真需要，有时候是为了考验朋友对她是否真心。有天上班时，她突然向倩儿借钱。倩儿说在上班呢。绮儿就不悦的口气，“午休的时候你可以去提款机取钱啊！就那么简单你都不愿意？”

倩儿是真的不愿意。她不愿意被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迫使。她发现自己曾经时常被绮儿引出的愧疚感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了。如果说绮儿的羞耻感仿佛死了，那么倩儿的愧疚感也在变得麻木。

倩儿相信真正的朋友，不会那样借钱，更不会用那种态度借钱。如果绮儿因为借不到钱就大为不悦，那就大为不悦吧。倩儿不在乎了。

绮儿借钱神通广大。她似乎拥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为她两肋插刀的朋友网络。她常常举例说明，自己只要一开口，某个朋友就会主动借给她多少多少钱。甚至于她不需要开口，都有朋友主动借她钱。比如有一次她看上了一个包包，她的闺蜜立即把钱借给她，让她毫不犹豫把包包买下来。

有个下午绮儿突然打电话告诉倩儿：她买了一辆全新的车。“我本来要向你借四千刀的，因为本来还差四千刀。但是

现在不用了，我的朋友已经借给我了。我已经买了这辆车了，就不用向你借了。”

倩儿完全无法理解绮儿。借钱是需要还的，为什么要故意产生债务呢？而且为什么说的好像要向我借几千几万我就一定会立即不假思索借给你呢？至少应该问我是否同意啊。哪有这样不尊重人的？怎么不懂的考虑我才刚买房不久，还有贷款要还呢？我自己还从没买过全新的车呢。有多少钱就按多少钱花。除了房屋贷款，我自己从来借钱消费呢。我和朋友交换的只是真诚，不是义气。

绮儿平常说起钱，都不是个事儿似的。她给自己和孩子们买的都是有机食品，价格自然不菲。有时候她也会哈哈大笑自嘲说，“哪天我要是死于癌症，那就太讽刺了！人家一定说我吃得那么健康也白搭！”她还说她不适合存钱的，存的钱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去。有一次她上厕所后一起身冲厕所，裤子口袋里的一千刀现钞就不知怎的瞬间跌落马桶里随水被冲走了。自己眼巴巴看着一笔钱随流水而去。

倩儿偶尔会脑补那一幕，想象着一千刀现钞掉进马桶被瞬间冲走的情景，甚至于想象有没有可能赶紧伸手进去抢救那些现钞，哪怕只抢救出几张来，哪怕都带着恶心的尿臭。那么多张现钞，猛然被冲下去，不会引起下水道堵塞？

绮儿就舍得花钱。她为女儿买了整抽屉的内裤。她说自己小时候没有得到过亲生母亲的疼爱。母亲从来不管她，连她的内裤破了都不知道。她总是穿着破了的内裤。她

从小是被叔叔照顾大的。她现在绝不让自己的女儿缺少内裤。

倩儿依此想象着绮儿的童年。倩儿多少是有些根据儿时看到的电影镜头里，关于越南的情景，来想象绮儿的童年的。那些电影，多半与战争有关。要么是中国支援越南的战争，要么是中越边境冲突。

绮儿翻开钱包里面珍藏着的一张黑白头像，让倩儿看，“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那张照片上的女孩子，大大的眼睛充满灵气，黑色短发向内卷曲。绮儿等待着倩儿夸她儿时好可爱俊俏。确实是童星般的容颜。但是倩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夸出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在绮儿面前只是听，只是听，只是听。绮儿说的有些内容，让倩儿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该说什么。绮儿说她小时候曾经被性侵。说她在越南的时候曾经在歌舞厅当歌手。

倩儿的直接反应是对绮儿童年的遭遇感到心痛，极度的心痛，不堪想象的心痛。但是她感觉绮儿是不能接受同情的，她要强的内心容不下同情。绮儿宁愿被羡慕，哪怕是因为做了别人不敢做的，别人认为下贱而不敢做的。

无论绮儿做什么，倩儿的内心总保留着一份对绮儿的心疼和关爱。每当倩儿做什么绮儿可能感兴趣的事情，总想到邀请绮儿参加。比如，去龙眼园摘龙眼。倩儿家每过几年就会去龙眼园摘龙眼。在那里看到最多的就是亚洲人。绮儿果然喜爱龙眼，一拍即合。她们约好了一起去，绮儿开车跟着倩儿家的车。路途遥远，绮儿开车时还没忘了防晒：头上披着一条围巾，把从车窗外射进来的阳

光挡住了。倩儿学不来。开车的时候要是头巾滑下来岂不是还得腾出手去整理？不大安全啊。

倩儿学不来的还有一样，就是在开车遇到红绿灯的时候抓紧时间化妆。绮儿说那是她的拿手好戏，高效节省时间啊！一般情况下，她不像别人在家化好妆才出门。她就在车里，等红绿灯的时候化妆。几个红绿灯下来，就化好妆啦！倩儿不敢尝试。如果只来得及化半边脸的妆，就抵达目的地了，那得多丢脸呢！绮儿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来不及过！很快的事情！“有时候我在红绿灯的地方一停下来，艾登就喊我，‘妈咪！赶紧化妆！’哈哈！连我儿子那么小都知道一碰到红绿灯妈咪就要赶紧化妆！”

大概过了一年多，也或者是两年多，绮儿换工作了。她说以前就一直很想为人抽血，还特地为此去学习，拿了资格证书。现在要去一个越南人开的诊所里做前台接待的工作，应该可以为人抽血。说到“抽血”这个词的时候，绮儿哈哈大笑，几乎是张开着血盆大口地笑，几乎是吸血鬼一般的笑，暴露着不想掩藏的狰狞。

绮儿换工作后，倩儿竟感觉如释重负。虽然她一直不是很确定那个重负是什么。或许是时不时有同事问她，“绮儿是你介绍来的？”而她不确定这句问话的含义。她不希望同事的意思是：你怎么那么不靠谱，介绍了一个那么不靠谱的人来？“

倩儿的同事爱丽丝，就曾经向她提起过绮儿。爱丽丝是难得的几个和倩儿比较谈得来的同事。有个上午她约了倩儿一起去垃圾场扔几件大件垃圾。那种扔掉垃圾之后

的惬意，也是种如释重负。喜欢一起去扔垃圾的人，就算志同道合了吧。在共同分享某种默契时，爱丽丝感觉和倩儿可以无话不谈了，于是提到了绮儿。爱丽丝说曾经有一次主动帮绮儿照顾孩子，因为觉得一个单身母亲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很辛苦。结果绮儿本来说好了第二天上午一早七点多就来接孩子的，居然到了十点多还没来。更出乎爱丽丝意料的，是绮儿居然发了张照片给爱丽丝，是绮儿和一个男人在床上的照片。爱丽丝整个人傻了！她把照片拿给她先生看。她先生立即说，“这样的人，以后不要再帮她看顾孩子了。”

绮儿去了新的工作岗位后，倩儿就很少见到她了。偶尔绮儿会来倩儿上班的地方晃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她卷土重来的仙气飘飘。每次来，绮儿都会打扮得异常新奇，有时候露出整个后背，有时候露出整个肚皮，长裙及踝。倩儿偶尔会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舞台姐妹》里的一幕：那个爱慕虚荣的月红，炫耀着手上戴着的戒指…倩儿还想起电影里姐妹俩彻底决裂的那一幕。

有时候绮儿会带些吃的来。

食物总和记忆联系在一起。吃了绮儿带来的食物，倩儿就更不会轻易忘记绮儿了。倩儿一直记得的是有回绮儿带来的油条。成年后吃到的油条，永远不再有儿时的味道了，但油条勾起的怀旧情结，总挥之不去。绮儿仿佛总掌握着某种情怀密码，偶尔出击一下，就令人难忘。有一回绮儿好得意地对倩儿说，“我只是送给了他几个新鲜芒果，他就为我买了机票，送我一整个假期。”那是关

于她新结实的一个朋友，关于她情感投资获得巨大回报的案例。

后来绮儿电话倩儿，说自己成了素食者了，哪天带她一起去吃素食。

她们一起去吃素食那天，绮儿的两个孩子，一直非常听话在旁边陪着。绮儿说她得了糖尿病，是表面看不出来的那种糖尿病。因着这个新的时髦病，她的饮食习惯需要彻底改变。

除了糖尿病，绮儿还展开了一场高谈阔论，包括她洗心革面般的坚定信念：不信上帝！我绝不相信上帝！我也教育我的孩子，别去相信！

彼此告别的时候，倩儿看到绮儿的两个孩子都很勤快地帮绮儿拿东西。两双小手拿的满满的。倩儿不禁想：绮儿教育孩子真有一套啊。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在澳洲成长的孩子，难得有这么听话乖巧的了。多半都有些叛逆呢。

说起孩子们，绮儿就自豪，就骄傲。她说女儿季子唱歌特别有天赋，有什么机会的话应该让她好好展示一下。倩儿就说自己的小女儿在碧瑞丽合唱团，一直非常喜欢，如果季子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参加。绮儿听了立即两眼放光，要了联络方式，挑了一个季子唱歌的视频发给合唱团。爱女心切，一览无余。

那以后，倩儿和绮儿常常在送女儿去合唱团时见面，见面就聊聊。每当出席观看合唱团表演时，绮儿总是打扮得端庄贤淑，完全没有一点新奇怪异的味道。

倩儿再次接到绮儿的电话，离她们一起吃素食，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绮儿在电话里，语气暗淡无望。

原来，绮儿的两个孩子被政府带走了。绮儿活不下去了。两个孩子是她的命根子。孩子没了她会死的。

接到电话的时候，倩儿正在准备晚餐。她立即放下手上的活，和家里的丈夫孩子简单交代了一下，就匆匆开车赶过去。

那个曾经群星璀璨的单元房，此刻正被黄昏过后的黑暗笼罩。失魂落魄的绮儿，完全被时光遗忘般，不思饮食不知多久了。她的闺蜜们已经轮番来陪过她了。没有人陪，她会寻死的。她一刻也不能独处。她里面已被完全掏空，只剩行尸走肉了。

怎么回事？孩子们怎么会被带走？

你知道季子很聪明的。绮儿有气无力地说。

你知道季子很聪明的。我开车的时候会听收音机，听听音乐。收音机里面常常会有插播广告，关于供孩子们求救求帮助的热线电话。广告里会说“你有什么需要倾诉的吗？如果有，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季子常常听到这样的广告，聪明如她，就暗暗记下了广告中的热线电话号码。有个晚上，我带艾登去购物的时候，家里就剩下季子。

季子想起那个热线电话，就悄悄把那个隐藏了多时的号码找出来，拨打通了。电话那头亲切的声音充满关爱，询问季子妈妈在哪里呀？季子说妈妈去购物。妈妈常常这样留下你一个人在家吗？对呀，妈妈常常留下我一个人在家。妈妈平常有打过你吗？有啊，妈妈打过我。

就那样，在绮儿完全不知情的时候，政府派人开始了对她的调查。调查了她的邻居，调查了季子的学校，收集了越来越多可以证实绮儿疏忽并虐待季子的证据。于是，就出现了绮儿做梦也想不到的惊魂一幕：政府派来的人突然从天而降，敲开了她家的门，强行带走了她的两个孩子。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他们现在谁家我都不知道！政府会让他们接受临时家庭寄养，可是你知道吗？那些家庭并不都是安全的。有的家庭会虐待孩子的！我的孩子们现在一定非常害怕！突然被放在陌生人家里啊！他们会怎样对待我的孩子？季子如果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她一定不会打那个电话的！现在就算季子求他们放她和艾登回家，他们也不会答应的，他们会以为孩子们只是害怕才提出要求的。季子已经求过了，但那些人只是一直安慰着孩子们，“不要害怕，你们不用害怕，你们现在安全了。”

倩儿听着，脊背发凉。

亚洲背景的父母，有多少人能凭着良心和诚实说自己从未在管教亲生子女时打过孩子？中国人的那句俗语“打是

疼骂是爱”，如果被澳洲的父母们全盘接受，会让多少家庭的孩子被政府带走。

她不禁想到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也突发奇想打电话给这个热线，会怎样？她不敢再往下想…她庆幸自己给予孩子的陪伴，让孩子不至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被单独留在家里而想要去拨打那个电话。

倩儿又想到那些记忆，那些她刻意淡忘的记忆，那些会让自己本能去论断绮儿的记忆。绮儿到底有多少次把孩子留在家，自己去酒吧？有多少次从酒吧带男性回家过夜？有多少次在孩子们面前过着让孩子们丧失安全感的生活？

倩儿不想知道，倩儿不愿意知道。一旦知道，她不可能不会不想去阻止绮儿。那些事情，倩儿作为一个母亲，永远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她多么热切地希望绮儿能够不去做。她多么希望绮儿能够明白，那样做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

但此时，倩儿只是听，只是听。听绮儿像祥林嫂一样喃喃地不断诉说不幸。

在绮儿面前，她发现自己总只是听，只是听。

此时绮儿需要的是陪伴。她已如压伤的芦苇，如将残的灯火，她恐怕无法承受任何责备。

倩儿不确定的是，绮儿除了万念俱灰的悲哀和恐惧，是否还有一点反省和自责，是否有内疚和懊悔？是否会想，

如果一切重来， 她将不再那样生活？ 是否会决定， 一旦孩子们回来了， 她将不再重蹈覆辙？

倩儿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倾听， 只是陪伴。 但她内心越来越希望绮儿是会开始反省的， 会在这个经历之后看见一个更美好的方式， 会在一条纯正的路上重新出发。 那样的话， 至少她和孩子们没有白白受苦， 至少这一切的惊吓可以成为一个转机。

在此之前， 倩儿从不愿正视自己的担忧。 此刻， 这一切的发生， 她才突然看见自己一直以来， 对绮儿的一双儿女， 怀揣着怎样说不出的不舍。 这些说不出的不舍， 也许永远都说不出。 因为她似乎无权过问。 他们是绮儿的孩子， 绮儿真心地爱着他们， 那样不就够了吗？ 世上本没有完美的父母。 绮儿是那么爱他们， 没有伪装， 全是真的。 外人有什么资格去评判绮儿呢？

倩儿却又突然发现， 她此刻对于绮儿的同情里面， 生出了一份庆幸。 绮儿正在陷入多么大的痛苦啊！ 倩儿不该庆幸。 庆幸， 是多么残忍。

但倩儿的庆幸一旦浮出水面， 就很难再按压回去。 她感觉这一刻其实本就会发生， 不该感到意外。 绮儿一直在毫无畏惧地玩火啊！ 不是吗？ 谁能让她停下呢？

倩儿觉得自己一直想要喊却总无法喊出来的警告， 现在有人替她喊出来了。 她一直在避免伤害绮儿的感受， 假想着绮儿的孩子是安全快乐的。 现在绮儿被迫忍受更大的伤害了， 孩子们也被迫离开自己的母亲了。

或许，该忍心的时候，是要忍心的，为了更大的益处。

倩儿陪伴着，祷告着，预备着。如果，接下来是她必须做出忍心的反应，她会的。

她似乎终于看清了什么，却又无法确定。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那么深地爱着绮儿和她的孩子们。因着这样的爱，如果有一天，她必须忍心地告诉绮儿一句真诚的话，令绮儿发怒离去，她将不再保持沉默，她会说出那句话的。

那个夜晚，倩儿陪伴了绮儿好久好久，直到绮儿的一个闺蜜即将来接班。绮儿投资闺蜜的回报显然是可观的。

那些度日如年的时光，倩儿陪着绮儿受煎熬。不知为什么，有倩儿在，绮儿总觉特别安心。在所有那些闺蜜当中，倩儿是唯一不落入她义气圈套的，是唯一不和她去逛酒吧喝酒的，是唯一从不想听她分享艳遇，从不在她炫耀乳房的时候附和她的。多少次绮儿都想用激将法让倩儿意识到她倩儿是多么无趣多么缺乏义气多么不潇洒，但倩儿从不在乎绮儿在乎并炫耀的一切，却又对绮儿不离不弃。绮儿不明白，为什么她每次见到倩儿的时候，总仿佛见到了故乡。绮儿总在放荡不羁的时候离开故乡，在疲惫失落的时候回归。而无论离去或回归，故乡，总在那里。

政府办事，必须走程序，急不来的。

但突然被抢走小鸡的母鸡，哪有不急的。绮儿发飙了。在发给倩儿的一个信息里，脏话连篇，每一句都带着脏字，每一句都在咒骂。倩儿回复绮儿：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请不要讲脏话。发信息不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你可以删除所有脏字之后再发出。

绮儿发来的信息怒气冲天：这种时候你还要我不讲脏话！所有的人都讲脏话你知道吗？我们工作的地方，所有同事都讲脏话你知道吗？连我们的头都讲脏话你知道吗？只有你是天使！只有你一个倩儿是天使！你如果想要我不讲脏话，那我干脆再也不和你说话好了！

倩儿只回了一个字：好。

回复那个字的时候，倩儿想起那天在绮儿家下定的决心：如果，接下来是她必须做出忍心的反应，她会的。

剧情里所有纷纷扰扰的噪杂之音，戛然而止。

友情里道不明理不清的纠结，戛然而止。

接下来的几年里，倩儿偶尔会在参加小女儿的音乐会时遇见绮儿。每次绮儿都会非常开心地和倩儿打招呼，言谈举止充满尊重。每次，都是就那么几分钟的匆匆。

再后来，倩儿的女儿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绮儿发的视频，多半是她女儿季子当少女时装模特的照片。身材瘦削的季子穿着各式新潮服饰摆出各种造型，颇有模特范儿。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倩儿这才想起好久不见季子去音乐会了。季子不知何时退出合唱团了。

日子飞快。孩子们转眼就长大。

倩儿还是会在不经意间想起绮儿，想起她的那句，“不要把我忘了。”

想起绮儿的时候，倩儿就为她祷告。

十年后的一天傍晚，倩儿下班走到街边，刚刚进车里关好车门，突然听见车窗玻璃上“砰砰砰”几声，猛然吓了一跳，以为是哪只发怒的小鸟攻击她的车。抬头往外一看，又吓了一跳！紧贴着窗玻璃的，是一张女人的脸！女人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倩儿。惊魂未定，那女人居然“砰砰砰”又敲起了窗玻璃。倩儿想自己明明啥也没干到底惹恼谁了，这么大火气找她算帐。只好打开车门。

“倩儿！是我！”

倩儿这才认出眼前两眼狂冒欣喜之光的女人是绮儿。

“倩儿！你还在这儿上班啊！这么多年了你还在这里啊！”

倩儿笑笑说，“对呀我还在这里。”

“我来我朋友家玩。刚刚正走出来时，就看到你。我赶紧跑过来！这么巧啊！正好这个时候我出来啊！”绮儿一边说，一边指着街对面一栋白色房子前停着的白车。那个车牌倩儿还认得，是绮儿名字的拼音，后面加了数字“88”。

“是啊这么巧。我平常不是这时下班的，今天是例外。真的很巧。”

无巧不成书。生活中的偶遇，总令人回味。此刻的偶遇，成了日后两个女人时常的回味。

她们就站在黄昏里，在街边的树下。这个地方，正是绮儿第一次来布村的那个下午，在雨中撑着伞，和儿子一起站着等倩儿下班的地方。

久别重逢， 绮儿有说不完的话。 绮儿说儿子现在就读精英中学。 他可聪明了， 将来必成大器。 她简直不知道如何夸他才够。 多么自豪的母亲！ 还说自己买房了。 几年前她看到人家一块地上在盖房子， 正是她心目中一直非常喜爱的地点啊， 就跑过去问什么时候盖好， 怎么买， 就赶紧买下来啦。 她说倩儿啊！ 这么多年了， 我常常想起你！ 想起你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感谢你。 我一遍遍对自己说， 是因为你我们才来到布村的， 是因为你我才有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常常想到你。 我很想告诉你我很谢谢你！ 你知道吗有阵子我特别想要找你， 可是我换手机了， 原来在旧手机上的号码， 换了手机以后都找不到了。 我在脸上发过信息给你的呀？ 你怎么都没有回复我？

倩儿想起曾经有次无意间看到了绮儿好久前的信息， 急切向她要电话号码。 但倩儿想那信息好久前的， 应该没必要回了。

绮儿滔滔不绝， 诉说了好多往事， 好多倩儿为她做的事， 好多连倩儿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再也想不起来的事。 倩儿突然感觉自己真是上年纪了， 怎么都记不起来了。 倩儿是上年纪了， 许多白发了。

绮儿没变， 还是那么年轻， 脸上还是精致完美的妆容， 连眼线都没有省略， 是那种液体的黑色眼线， 一直画到眼角， 然后往上勾提， 显得双眼特别明亮有神。 她的出现， 在倩儿的恍惚里， 仿佛小时候电影中荣归故里的海外侨胞， 功成名就风度翩翩。

倩儿看着绮儿的脸，想绮儿都没有变啊，刚才我怎么没能一下就认出她来呢？

绮儿的话匣子一打开，根本就哗啦啦停不下来，倩儿连插个话的机会都没有，只在绮儿提问之后才简单地回复个是啊是啊之类的。那么多年过去了，倩儿和绮儿一起，依然还只是听，只是听。

天边偶尔飞过来几只鸟。暮色越发重了。倩儿感觉到一阵寒凉掠过双臂。短袖工作服并不是太适合晚秋的气温。如果知道自己会在户外呆这么久，倩儿会批件薄薄的长袖衫。十多年前从悉尼搬来布村时，也是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那时，绮儿问倩儿为什么总是穿着长袖上衣，为什么不穿短袖。那时倩儿随口答道，“现在秋天啊，天气凉了呀。中午气温升高的话，我把袖子卷起来不就等于短袖了，多方便。”

倩儿往街对面看过去时，正看到对面袅袅娜娜走过来一位苗条女郎，一袭黑色长裙款款飘逸，黑色长发在风中随着步伐柔顺地抖动。

“季子！快过来问候倩儿阿姨！”

季子边往两边观望路况，边走到倩儿面前，温文尔雅站住，面带莞尔微笑，深深一鞠躬，“倩儿阿姨好！”

倩儿心里一阵暖流经过，“季子好！哇长这么高了！”

眼前亭亭玉立的季子，就是当年那个打热线电话的季子？

倩儿边问候寒暄，边在脑海里切换着截然不同的画面：曾经那个小小的身影，和面前这个修长的身材……

季子需要离开了。 绮儿说季子开的是另外一辆车。意思是， 她不需要急着和季子一起离开。 她看起来是舍不得就此匆匆告别的。

看着季子离开后， 倩儿问，“季子现在读书吗？”印象中， 季子比倩儿的小女儿年轻一些， 应该还在读高中吧。

“她已经辍学了。 她去年就决定不继续读高中了。 我全力支持她。 很多孩子是不需要完成高中学业的。 季子非常聪明， 她已经开始自己的生意了， 我在帮她。她在做化妆品生意， 自己设计外包装， 很棒的。”绮儿对女儿的赞赏， 溢于言表。

“真好！”倩儿说。

绮儿又谈到无边无际的话题。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里面， 还包括了那几年的疫情。 绮儿说他们家谁都没有打过疫苗。 他们才不相信政府呢！ 政府想要培养的人才， 最终都是要为政府盈利的。 政府居心叵测啊！ 我们才不上政府的当！ 孩子们被政府培养出来就要工作交税啊！ 我们才不被政府糊弄到体制里面去。 我们有我们自己自由的思想。

倩儿再一次讶异了。 这一次， 绮儿没有奇装异服， 但她的思想， 比服装还奇特了。 她已自成体系了， 刀枪不入， 别人如果分享不同观点， 她不可能听进去的了。 倩儿也没有必要告诉她为什么政府需要征税， 怎样看待税收才是合理的。

又有几辆车从街上开过去。倩儿意识到她们站在这里已经聊了可能快一个小时了。

“天色暗下来了，你也该回去了吧。”倩儿说。

“对呀对呀时间过的真快啊！”绮儿应着。她也开始注意到天空下的光线越来越弱，已经不足以让她看清楚对方的脸了。

“倩儿你都没有变！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都没有变！还是原来的样子。”

怎么可能没有变？倩儿心里想，是因为你看不清了，是因为天色暗了，一切都模糊了。

看不清了也好。这张素颜，实在已显苍老。特别是，在绮儿那张脸的对比下。

是该告别了。其实倩儿感觉还有好多话儿没来得及说呢。

绮儿更是感觉还有太多的话，还有太多的话不知怎么说。那些不知怎么说的话里面，包括了一句：倩儿，看到你我又感觉看到故乡了。这么多年了，你还在这里。

她们彼此拥抱。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是这一别不知会否再相见。她们谁也没有提出以后再约。

那次偶遇之后，倩儿才注意到她每次去上班，在街边停车后，都会走过绮儿朋友家门口。有几次她不经意间看到绮儿停在那家门口的白车。她不是认得那辆车，而是认得那个车牌号，不会看错的。她看向车牌号时，不禁

会想：绮儿就在这家里。此时她是否正好望向窗外，望向正在看着她车牌号的我？

人生中的有些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走散的朋友，又见了。

有些朋友，见，或者不见，都不会忘了。

特别是，有些朋友，在第一次告别时就说过，

“不要把我忘了。”

布里斯班的布洛姆街

——第六章 暖房派对

■ 游泯

“好，周末见。”

格蕾丝关上门，欢天喜地跑进卧室。

“老公，Tiana 请我们周末去她家 BBQ，暖房派对。”

“啊？”罗伯特一脸别扭，“那我不去行不？”

罗伯特是个社恐，刚才一听见有人敲门就直接回卧室猫着，不想和新邻居寒暄。他也不是真的一点不社交，只是这种纯粹寒暄的场面总是搞得他不舒服，所以能免则免了。真遇见聊得来的，他也能滔滔不绝，尤其是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足球，比如钓鱼。

所以还只是格蕾丝和迪亚娜打了照面，交接了狗狗。

为表谢意，迪亚娜盛情邀请她来参加周末暖房派对，寒暄中知道了她有老公同住，自然邀请她一起带上。

格蕾丝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枯燥的生活难得有点乐趣。

罗伯特不愿参加也是意料之中，这类场合他从来都不喜欢。

“好吧，你不去算了，我自己去。”

格蕾丝才不会为了社恐老公放弃大好的娱乐项目。

“那你看看周末有没有别的安排，别冲突了。”

罗伯特斜了一眼，他知道他老婆做事随性，经常疏于计划安排，赶紧提醒。

“哦，我看看。”

格蕾丝这才拿起手机查周末的安排。

还好，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除了之前答应好黛西她一考完试就聚一下。黛西的考试这周收官，所以周末理当要赴她的约。

怎么安排好呢？

都说澳洲的生活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没多少社交，没什么娱乐，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参加派对，盼来盼去终于盼到这一天。

做为近邻，格蕾丝自告奋勇早早过来帮忙，下午四点开始的聚会，她三点就到了迪亚娜家——毕竟也只用过条马路。

因为罗伯特坚持不来，又答应了黛西周末见面。格蕾丝那天灵机一动想到这个好主意，厚着脸皮帮黛西要了入场许可，反正都是两个人头，她料定对方不会介意。毕竟她也想到自己和其他人都不认识，带上闺蜜俩人可以聊天，又可以顺便来蹭饭，一举两得。当然，她俩也按照澳洲的习俗，带了一份菜。

同住一条街，竟有天壤之别，迪亚娜家的后院让格蕾丝吃了一惊。清澈见底的泳池，竟还带着一个小瀑布；灰色的方砖步道，间隙装饰着白色鹅卵石；高尔夫级别的草坪——虽然格蕾丝没打过高尔夫，但她认为高尔夫球场的草应当不过如此；花园精致，里面种着格蕾丝叫不上名字的花，颜色搭配地漂亮极了。露台很大，八座沙发，十座桌椅，上面

已经摆好了大玻璃罐装的各种果汁，柠檬水，浮着冰块，晶莹透亮。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漂亮——格蕾丝不由地望向迪亚娜——就应该属于这个女主人！

今天，迪亚娜一身简约而有质感的直筒长裙，和第一天见她穿的那件艳丽的长裙不同，这件颜色十分素净，但她心思巧妙，稍加配饰便立刻把整个人都点亮了，金色的流苏耳坠，金色的叠层手环优雅迷人。她拿着一叠瓷盘给桌子上摆放，旁边音箱里淡淡的爵士乐，她举手投足和这美妙的氛围融为一体。

女人也可以让女人看得失神。

提莉明显已经认识格蕾丝，略带兴奋地跑到她跟前示好，和她很亲。

黛西更是不客气，还没和人家混熟就抱起来裹进怀里，使劲揉搓。难得提莉是个好乖乖，也不太动弹，任她发泄爱心。

格蕾丝和戴西帮着迪亚娜，从屋里往屋外搬东西，摆果盘，开零食，分餐具，客人们也逐渐到场……

“这些肉要怎么办，要烤吗？”

“那些不用管。”

迪亚娜示意格蕾丝把那些从冰箱里取出来的肉放在一边的折叠桌上。

“等会儿会有专家负责料理。”

“哦？哪个是专家？”格蕾丝好奇地问，左右张望，看有没有谁长得大厨模样。

“还没到，等会你就知道了，他烤肉一流的，有他在没别人什么事儿了。”

迪亚娜的朋友们陆续到来，见到格蕾丝和黛西面生，都不忘主动打招呼，自我介绍表示友好。

客人们大都是中青年，什么肤色都有，有的自行一人前来，有的结伴而来，唯有一个比较特别，是个妈妈，也是亚洲面孔——如果没看错应该是中国人——带着两岁的女儿，还有个保姆在旁边帮忙。格蕾丝又是吃惊，在澳洲能雇得起保姆的可不是一般有钱人。

迪亚娜果然混得是富人圈子！

这个带孩子的女人明显与其他人不同，一来就像在自己家似的，孩子交给保姆，自己则帮着迪亚娜招呼客人。两人交谈时说的是中文——她果然是中国人。

客人们基本到齐，格蕾丝大约数了数，有三十多。他们大都模样好看，衣着考究，格蕾丝瞧着只觉和自己的朋友圈子很是不同。还好今天自己也稍作打扮，化了淡妆才来，不然显得有些失礼了。

她忽然看了一眼黛西——这个母胎单身——因为她意识到她一定在偷偷瞄帅哥。这是她的一大嗜好，虽然如此，仍单着。

傍晚的阳光，金色转成橘色，客人们推杯换盏，相聊甚欢，烧烤架上的肉滋滋作响，烤炉边站着的必然是迪亚娜所说的烧烤高手，此人是个白肤色的男子。格蕾丝不太会看西方人的年龄，便猜不来对方多大。不过在澳洲呆久了，知道这边的审美标准，

他算是符合的，肩宽，有肌肉，不似亚洲审美标准那种纤细型。

她知道黛西一定会偷看，也就顺便一起看了看。她还知道黛西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便很默契地陪她一起绕到能看见对方正面的另一侧，俩人假装着看花园里的花，还装模做样地讨论着，稍微一侧脸就能看到这位男士的正面。

居然有几分像网球天王费德勒！

脸庞像，加上身材，更像！

黛西脱单有新目标了！

女士优先是必须的，烤好的牛排和羊排自然先分发给各位女士们，格蕾丝和黛西没客气，各要了一大块牛排。因为也真的很想试试这位高人的手艺。

虽然来客人数比座位略多，但总有足够的空座位，大多数人更喜欢站着聊天，吃东西。

格蕾丝不觉得自己能泰然自若地站着，端着那么大的一个碟子，啃那么大的一块肉。于是和戴西一起在餐桌找了个位置坐下，认真拿刀叉对付。

很香！也嫩！

第一口咬下去便觉惊艳，两人一致点头认可，这位帅哥果然是个烧烤高手。

“Can I sit here?”

抬头一看，帅哥就在眼前，而且微笑着冲自己说话。格蕾丝英文不好，有点慌神。

“Ah, yes, yes……”

除了 yes 她吐不出别的什么词。

倒是黛西从容些——当然这是仅从讲英文的角度来说，对于帅哥本身她估计比格蕾丝慌多了。

“Sure, you can, please take a seat!”

短短一句话，格蕾丝分明听见黛西的兴奋和故作镇定。

“Hey Tiana, how did you know these beautiful ladies?”

这男人刚落座就冲着站在桌角正给客人添酒的迪亚娜笑着喊话。

他笑得很意味深长，竟让格蕾丝觉得对方是真心认为自己很美，而非社交场合上的客套恭维。因为他对迪亚娜说完这句话，便扭过头来看着格蕾丝，确切说是盯着，仍带着那意味深长的笑。

虽然格蕾丝英文不好，她并不确定那句话里是“this”还是“these”，但她分明听到“ladies”，说的是她和黛西，两个人。

但是，眼睛——只盯着她一个人。

我？美吗？

矮胖僧

■刘小乾

矮胖僧发现自己在爬那段从诵经室到佛堂的台阶的时候越来越吃力。豆大的汗水顺着脖子蜿蜒而下。有时候，甚至会感到脑子里嗡嗡作响。

山上的鸟儿都要被惊散了。他嘀咕道，作为对于那个嗡嗡声的回应。

最为夸张的，是他的背脊。每爬一层，背脊就如同被什么妖力朝相反的方向拉扯。爬得越多，扯得越凶。

好在只有一百零八个台阶。要是一千零八，天神都会散架。他时不时地也会这样为自己开玩笑地嘀咕道。

寺院的僧人们对矮胖僧的症状很重视。虽然，敲钟的干枯僧坚信，这是山鬼作祟。但是，多数人还是建议矮胖僧去看病。

有错得改，有病得治，这才是正理。连扫地的小毛僧都一板一眼地对矮胖僧训斥道。

他又做了什么孽呢？这大概连供在殿里的罗汉们都不知道。矮胖僧为僧和气，不与任何人结怨。念佛诵经更是倍加虔诚。扪心自问，他的心的确是向着善的，气的确是朝着正的。

如果这样一位善心正气的人会得恶果，遭报应，那么因果就会变成果因，天地就会变成地天了，殿里的菩萨会变成獠牙鬼，地底下的百节虫也会变成千手观世音了。他时不时地如是想。

小的时候，某个游行僧就给他讲了各种奇事。

山婆婆会拐骗小孩并吃掉，用死去娃子的记忆去寻另一个娃子。林中的娶阴亲，一旦到了枫叶红了的时候，就会悄然进行。轿子中的是媚鬼，它们生前被捉奸在床，受尽酷刑，临了头，被虎头铡砍去头颅。打锣的是锣鬼，散花的是小白仙，拿着大蒲扇

的，则是狐精。在深山中吼叫的，可不是什么猴，而是大头鬼。它们生前都是绿林好汉，被官兵追至此地，只有自刎以谢天下。官兵们为了邀功，便割下其项上人头，抛尸身于乱野中。后因戾气，头又像蘑菇一样长了出来，只是毫不正派，可怖之极……

这些，矮胖僧在十五岁前是全信，十五岁后则半信。现在年过半百，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半信还是全信。

但门符他还是照挂不误。黄表纸先点仙水，再用朱砂在上面写一笔草字，字如南天门一般威严。悬挂于房门上，辟邪驱妖。

他之前并不挂门符，也不信。自从干枯僧那么一说，也就挂了。有人跟他一本正经地说，符是道家的，信乱了，信乱了。他不以为然。

大灾之时，也别管猫的花色了，都去抓老鼠吧。他嘴上说也是，也是。心里却是这般想道。

每天晚上，矮胖僧都难以入眠。只要白天爬过台阶，背脊处就会一直隐痛。痛得像信号灯，一闪一闪。这个时候，也唯有打坐诵经可以得平静了。事实上，效果也不如预想的好。阿弥陀经是越念越燥，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则是越念越悲哀。听着门外那纸符随着风发出的“哧哧”声，他也不是没有感觉过害怕。晚上做的梦也一律是绝望的，死后打入下三道轮回，做牛马被人宰杀不算，还做那求不得的饿鬼。

真是痛苦到了极点呐。矮胖僧时不时地哀叹道。

去医院？他又未尝没有去想过呢？但每每想到医院的太平间，他就挥手打消那个念头。他曾在一本书上读过，放置于太平间里的人，到不了极乐世界，太平间不太平，各种阴司里的小鬼在里面捉人。人多了，捉错了，也是难免的。那些被误捉而下地狱的善人，判官是不管的，反而判得更重。那些恶人下十八层地狱，自然是心里有数，欠了债就该还。但是那些善人可不乐意，自然要申辩。冤字都没喊完一半，判官就立马给他们加刑一注，再下七七四十九层。到了那，就是彻底完了。

世道太乱，无论阴阳哪。矮胖僧想到这里时长叹道。

医书上说，背有拉伸之痛感，状如波纹者，是为坼。何为坼？不治之症者也。坼是古称，就是癌的意思。矮胖僧偶然读到这一段，马上滑稽地合上书，又念了几遍阿弥陀经。按照西医的说法，是肺癌，是死刑。按照中医的说法，病已入司命，入骨髓，无奈何也。

这怎又是几遍，几十遍，几百遍的阿弥陀经可以医得好的呢？矮胖僧在心中叹到。

从此，矮胖僧深居简出。台阶自然是不再爬了。经也少念了。和尚们也曾劝过他，用的是趣语，说，不要说大慈悲的佛了，就算是党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呐。又有僧打趣道，把矮字换成高字，不就把癌给避讳了么？不管和尚们说什么，矮胖僧姑且缓缓低头称是，但在心里，则是一片空白。连先前的佛的位置都搬走了。

十几天后，矮胖僧就死了。门上的符也被揭了下来。至于矮胖僧究竟是死于恶疾还是死于鬼怪，谁也说不清。

来日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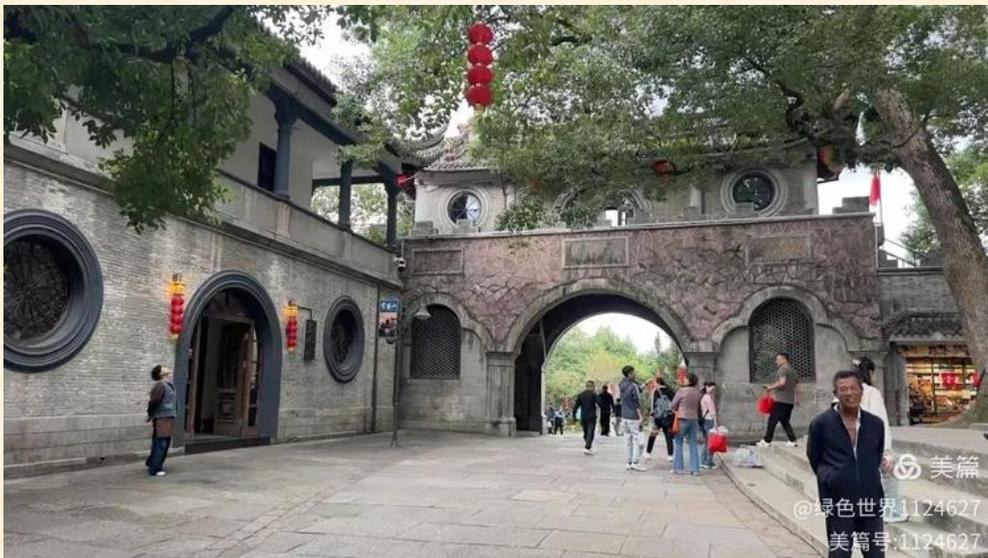
■绿色世界

原南京军区舟嵎要塞区守备十四团守备一营守备一连连的指战员于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汇聚在上海嘉定，举行第六届聚会。原本计划在战友聚会之后，去看看曾经守卫祖国东大门五年的大巨岛，沙嶺岗、张网套、十字门，我曾参加过训练和驻守的地方，四十六年前的记忆永远抹不掉，如今它们的面貌如何？一直惦记着回到那里，亲眼看看那时过境迁，日新月异的第二故乡。



在聚会时遇上从那地方走来的原有的民兵班战友们，虽然都是五六十岁之多的人，但不减当年的英姿飒爽，个个精神抖擞，仍然是热情似火，为战友聚会送来了军爱民民拥军的真情再现，女民兵们的

一个个情深意长的文艺表演给参加聚会的战友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们 22 日来到了宁波，接到的讯息是因风浪太大，渡船停航。宁波啊宁波，你不是安宁大海波涛的吗？你能不能让大海安宁？让波涛平息呢？能让我不要此行啊！可天是不会按你的意志行事的，海也不会接受你的需求的，风仍然不停的吼，海浪仍

在不停的翻滚，渡船仍安息于港里，我只能望海兴叹，天公不作美，遥望那远方的巨山，一片茫茫大海，浑然不觉其影。只能作罢。



失去了去巨山的机会，却让我们得到另一种快乐。幸能一睹蒋氏故居。来到了溪口：

一代枭雄毓秀故里，
剡河婉延山青水秀，
街道宽敞柳荫树茂，
道旁店铺清洁明亮，
多方游客络绎不绝。

从美玲居息的小楼，到经国现代的居室，再上古老的武嶺城门，到蒋氏故居，每到之处都能将我们带入那个时代的情景，领略伟人风范。蒋氏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寻求朴素恬静的生活，一个追求现代时尚。在蒋氏故居里，蒋先生为其母建造的小楼最能令我感动，从这楼能看到蒋先生柔情的人性，他对其母的孝心天地可鉴。



人生终有憾，伟人也无疑。所以，这次虽未去成大巨，但我还有来日希望。

从议员的到来，谈澳洲的松弛感

■刘彩云



周六的下午，刚刚下了一场大雨，雨后的清新夹杂着几分冬末的凉意。

雨过天晴，阳光透过高大挺拔的树冠，折射出斑斓的光影，洒落在公园的草地上，犹如一幅动感的画卷。

今天下午，是志愿者分发免费食物的日子。我与志愿者伙伴们，早已把琳琅满目的食品，果蔬，一一

摆放到位，摊位前等待领取食物的市民，也已排起一条蜿蜒的长龙。

据说州议员 Peter Russo（州相当省一级的职务）今天要来现场，大家多了几分期待。正在大家寻觅中。忽然有人说：你们看，那不是 Peter Russo 议员吗？

原来，他正在和几个志愿者，清理装运食品后，丢弃的包装纸盒。远远看去，他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外套，不停地弯下腰来，捡起着用过的包装用品，折叠、放平、归类。



整理好之后，又去帮助志愿者，分发食品。亲身体会着市民生活的烟火气，感受着眼下澳洲经济带给人们的生活压力。



从始至终，他都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出现，没有前呼后拥，没有衣冠楚楚，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人们常说：喜欢澳洲生活的松弛感，就是这里没有权利游戏；学历的崇拜；职业的歧视。州议员 Peter Russo 的现象，就是澳洲多元文化的缩影，体现着澳洲多元文化，自由与平等的特征。

无论你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尊严，都是独立、平等、自由的。每个人，每份工作都值得被看见；都会有对等的回报与尊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近日，上海一位大爷视频疯传！他逢人便夸澳洲人友善，丢了3次手机，都找回来了，并且要卖房移民。他说：“我在澳洲没见过谁看不起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才是最重要的”。也许真是这种被尊重的感觉，让他感到很治愈。

其实，大多数人想要的，不是大富大贵，而是一种不必防备，不被歧视，互相尊重，平等友爱的生活环境。

“这年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轻松快乐的松弛感，才是最难得的东西，才是人们最向往的生活环状态”。

其实，世上没有完美无暇的地方，澳洲也是一样。

能找回一种自由，松散，有尊严的生活节奏，开始一种全新松弛的生活模式。这应该是人们选择来澳洲的、最重要的理由吧？我想。

2025/08/13

澳洲布里斯班

爱是否已经很久远

■练美嘉

爱是否已经很久远了，在一个也名叫美人鱼的澳洲黄金海岸水滨，对着空无一人的沙滩，明月清风映抚下的我经常扪心自问。

是的，已经很久了。我的爱已经化作每天清晨的照顾：一杯恨不得无限续杯的茶，一声赶快吃的督促，一个切好的苹果，一堆需要帮助搬到车里的包包，甚至雨伞。想想这也不是爱吧，但想想不是爱又是什么？不是爱，干嘛清早不睡到自然醒，不是爱，干嘛用自己的时间换她的时间，让她路上可以从容一些，让她中午有热饭，水壶里有新鲜的水，一出车就有雨伞可以遮雨避日……

中年后的爱是给了孩子，老人后的爱还是给孩子，想想能给人爱不是很好吗！

白左为何热衷于“巴闹”？

■花田君

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这两年来一定会不堪其扰：每逢周末假期，总有一大群人打着巴勒斯坦的妖旗横行霸道，堵路站桩，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其嘈杂的噪音，无耻的嘴脸让大家忍无可忍。在这些活动开始之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蒙头裹脸的穆斯猪，领着纳税人的福利继续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到了目前，大量西方年轻人、女性和同志群体也加入此列，甚至打着彩虹色的巴勒斯坦旗帜迎风飘扬。我知道现实很骨感，但是魔幻到“能让冰炭难容的敌人互相亲吻”（马克思语）的反而不是资本，而是加沙！估计老马活到现在，他的《资本论》可以改写了。

目前西方所有的左派几乎都在热炒加沙议题，即便目前癞蛤蟆已经答应停火，阿拉伯国家充分认可川普的 20 条，这些左派依然不依不饶，堵路骂街愈演愈烈。中国有“医闹”“碰瓷”，那么这群臭不要脸的白左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巴闹”，打着种族灭绝的旗帜，每周进行派系内的无尽狂欢。那么这些白左们为何如此热衷于巴闹？明明恐怖袭击在先，为何这

群白左继续为恶人战台，为魔鬼开路，为撒旦呐喊，为邪恶助威？

典型的巴闹头子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环保少女”通贝里，本是似水流年，却因为一身红灯记里的铁梅形象，在2019年恶狠狠的“how dare you”而臭名远扬，现在她摇身一变，环保不搞了，专门成了加沙斗士，一次次带着一群不明真相的小年轻们勇闯袭击以色列，然后趁机赚一波眼泪流量，扩大知名度，环保少女都搞起了“巴闹”，白左们为何对加沙如此兴致勃勃？

白左们为何如此痴迷于“巴闹”？答案并不复杂。西方的左派，尤其是中产知识阶层与年轻学生，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中，却在精神上陷入极度的空虚。他们从小被灌输平等交融、反歧视、反压迫等宏大叙事，但当现实世界不再有真正的压迫者和革命对象，他们只能凭空制造“被压迫者”，以维系那种道德优越的幻觉。

这些人往往不事生产，他们的世界由大学讲堂、社交媒体和虚拟空间构成。他们不懂稼穡之艰，不懂市场与企业的逻辑，也不曾经历贫困与危机，于是天然地厌恶一切“效率”“竞争”“秩序”的概念。在这种空洞的道德宇宙里，他们唯一能抓住的“意义”，就是不断寻找一个新的“受害者”来同情。这种心理机

制与宗教的“赎罪意识”极为相似——他们在享受资本主义成果的同时，又害怕面对资本主义的原罪，于是通过“声援弱者”来完成自我净化。这是一种廉价的灵魂拯救方式，只需发几条推文、参加几场散步、在咖啡杯上贴个标语，便能获得一种圣洁的满足感。

然而，问题在于谁才算“弱者”？白左的答案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政治叙事。在他们的价值系统里，弱者从不是依据受害程度定义的，而是依据是否符合他们构建的意识形态模板。以色列在他们眼中代表着西方、资本、军工复合体与殖民秩序的延续，而巴勒斯坦则被包装为受害者、抵抗者、被遗忘的民族。于是，无论事实如何复杂，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后者。哪怕恐怖袭击先行、哪怕人质未归、哪怕儿童被迫参战，只要故事结构契合他们心中的“压迫/被压迫”二元框架，他们就会激情澎湃地站在所谓“正义”的一方。

这种选择性共情，暴露了西方左派的最大虚伪：他们并不真正关心生命本身，只关心自己在叙事中的角色。道德成为一种表演，愤怒成为一种姿态。今天他们为加沙流泪，明天又可能为别的符号欢呼，只要能继续让他们在镜头前显得“有人性”，便足矣。

通贝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曾以环保少女形象轰动世界的瑞典人，本该专注气候议题，如今却成为“自由加沙”的头号代言人。她带领大批青年在街头高喊口号，挥舞旗帜，却从不提恐怖袭击、绑架人质的事实。她明白，复杂的真相不受欢迎，简单的情绪才有流量；真正的环保议题太枯燥，而加沙的血与泪能迅速点燃舆论。于是她放下“环保圣女”的光环，披上“人权斗士”的外衣，继续享受被追捧的快感。

更荒谬的是，白左们的愤怒总是带有明显的双重标准。就在他们为加沙街头哭天喊地的同时，非洲尼日利亚正发生着残酷的宗教迫害——数千名基督徒被极端组织屠杀、焚村、掳掠，成千上万的家庭被迫逃离家园。那是血与火的悲剧，是人类应有的集体良知应该被唤起的时刻。可是西方左派与主流媒体几乎一片沉默。没有游行，没有标语，没有彩虹旗。

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语境里，以色列代表西方殖民的延续，而尼日利亚的基督徒同样被视为“殖民宗教”的遗民。按照他们的叙事逻辑，受害者必须是“反西方”的、必须是“非主流的”，才能值得被关注。换句话说，谁能被同情、谁能被声援，是他们自我定义的特权，而不是依据事实与良知判断的结果。

这种选择性正义揭穿了他们所谓“人权”与“平等”的虚伪本质。白左们不是在维护他们念兹在兹的价值体系，而是在用道德外衣包装自己的政治私欲。他们在乎的不是受害者的苦难，而是自己是否还能继续掌控“定义受害者”的话语权。白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这种虚伪的逻辑在媒体与学界中被无限放大。过去十年，西方新闻机构与大学逐渐被同一批人占据：他们在课堂上传授“批判理论”，在报纸上宣扬“后殖民叙事”，把一切问题都简化为“白人压迫”“资本剥削”“种族不平等”。学生们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被灌输一种罪恶感——只要你是白人、男性、异性恋、基督徒，那么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在“系统性压迫他人”。这种思维模式制造了整整一代自我否定的年轻人，他们为了逃避这种“原罪”，便竭力去寻找“新的弱者”来膜拜，以换取心理上的赦免。于是，加沙成了他们的忏悔堂。

在社交媒体的算法助推下，这种道德狂欢更像是一场集体催眠。每一次游行都是情绪的释放，每一次转发都是身份的宣告。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中东的历史、地缘政治或宗教冲突，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简单的、符号化的“恶人”与“受害者”故事。就像小时候看童话——以色列是巫婆，加沙是公主，白左自己则

是手持魔杖的“正义之士”。这套叙事简单、粗暴，却能带来即时的情感满足。而真正的复杂真相——恐怖主义、极端思想、文化冲突——在他们看来都太“危险”，太“政治不正确”，不能触碰。

这种“政治正确的道德狂热”正在侵蚀整个西方文明。原本建立在理性、科学与自由辩论之上的社会，如今被情绪、标签与身份政治绑架。白左不再追求真理，而追求立场；不再关心事实，而关心符号；不再讲逻辑，而是比拼谁更“正义”。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理性讨论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质疑他们的声音，都会被打成“种族主义者”“法西斯”“极右翼”。于是，真正的多元被他们毁灭，而他们还以为自己在捍卫多元。

更讽刺的是，这些高举“包容”与“反歧视”大旗的人，恰恰是最不包容的。他们以反殖民之名，制造新的思想殖民；以反压迫之名，行思想审查之实；以平等之名，剥夺异见者的发声权。他们口口声声谈自由，却只容许一种自由——与他们立场相同的自由。

这种双重标准的荒诞，不仅体现在加沙问题上，更渗透进了教育、文化、企业与政治各个层面。企业害怕被网暴，于是竞相表态；大学害怕被抗议，于是修改课程；媒体害怕被指控，于是自我审查。整

个社会陷入一种“被冒犯恐惧症”：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出任何可能不合时宜的话，而极端情绪的群体却在这种恐惧中不断壮大。

这就是白左的胜利方式——他们无需建设，只需否定；无需创造，只需指责；无需思考，只需喊口号。他们像是一群现代的宗教裁判官，只不过不再烧死异端，而是用社交媒体与群体围剿，把异见者的名誉与职业焚毁。

当这种文化继续蔓延，文明就会逐渐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曾经孕育启蒙与科学的社会，正在被情绪与身份政治撕裂。那些曾以理性、秩序与信仰为支撑的价值观，被嘲讽为“保守”“落后”；而那些以混乱、指责与虚伪为标志的群体，却被奉为“进步”。

从加沙到尼日利亚，从伦敦街头到纽约校园，白左的虚伪正在全球舞台上表演得淋漓尽致。他们为“正确的受害者”哭泣，却对真正的苦难充耳不闻；他们口口声声呼唤人权，却用沉默践踏人权；他们高喊“自由”，却让自由在道德暴政下窒息。

或许，历史的讽刺就在于此——当一个文明太富足、太安全、太怕被冒犯，它终将被自己的伪善吞噬。白左以为自己在拯救世界，实则正在为西方的衰败挖墓。他们不是真正的进步者，而是现代版的

“圣徒幻觉患者”：用泪水换取关注，用愤怒掩饰空虚，用伪善毁灭他们赖以存在的文明。

而当一切终将归于混乱之时，或许他们才会发现：真正的弱者从来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远方民族”，而是被他们自己制造的、被道德绑架和舆论压制的沉默多数。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举着标语的喧嚣，而是敢于面对真相的勇气。

—————2025年10月11日晨于澳

洲忘言草舍

雨碎英伦 6 你好，旧时光——古城巴斯

■花田君

巴斯，一个在时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名字，一个久久激荡在灵魂激情难耐的古城，多少个午夜梦回，我盼望着拥吻她的芳容；多少个白日梦呓，我希冀着聆听她的歌声。这里拥有着帝国旧日的幻梦，这里流淌着天国虔诚的玛拿，这里漂浮着英式下午茶那高贵的芳香，这里跳动着简奥斯丁那灵动的文字。并且这里还是偶像孙汤米曾经就学生活的地方。巴斯，为我掀开中世纪那神秘的面纱。你好，旧时光。

布里斯托是进入巴斯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这里歇脚两日，也有机会来看一看这个号称英格兰西部最大城市的地方。我一直称呼布里斯托是我老爷子，毕竟和我的第二故乡布里斯班只有一字之差，母姨一路上任何城市几乎都记不住，而对布里斯托却铭记肺腑。真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布里斯托的荣幸。

布里斯托不愧是大城市，交通极其复杂，开着车载导航，往往在转盘处横生枝节，明明右转之后，却多出三五岔路，很难提前预判，经常开错，只能推倒重来，这个和布里斯班相比，简直是地狱地图模

式，连 40 年驾龄的姨夫都直呼“晕菜”。并且在布里斯托，我第一次感受到英国人口的多样性，8 天流连在英伦南部，几乎难遇非白人，在英国的小镇，我们四个亚洲面孔更是显眼包，而在布里斯托，天，不说满坑满谷，起码 1/5 的非白人，并且蓬头垢面的穆畜，也让我触目惊心。看来英国的堕落，真的是从大城市开始的，布里斯托在英国还排不上号，如果是畜生扎堆的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真难以想象，问题会到多么严峻的程度！

布里斯托的悬浮铁桥，应该是这座城市唯一可圈可点的景点，偌大的铁桥悬吊于雅芳峡谷之上，着实令人钦佩。站在桥上俯瞰，只见断崖峭壁如刀削斧劈，河水深埋谷底，阴影幽邃，令人心惊。风从峡谷吹来，带着一种原始的肃杀，仿佛在低语百年前的艰险与奇迹。十九世纪，工程师布鲁内尔在这片寸步难行的绝地架起铁索，将两岸连接，技艺与胆识令人敬畏。铁桥至今仍巍然挺立，横跨时间与险境，仿佛在向来者诉说着一个关于不可能与人类意志的传说。布鲁内尔不愧为屠龙的圣乔治，降服了这座犹如铁龙的桥梁，横亘两岸，从此天堑变通途。想想一百五十年前，咱们还晃着金钱鼠尾夜郎自大，而日不落已经有了如此精湛的造桥技术，着实令人拊掌激赞。

从布里斯托到巴斯，驱车半小时就能到，晨风吹面不寒，听着车里的音响，真是惬意。车停到中心外面的夏洛特停车场，也并没觉得巴斯有何特别，没想到刚刚转入街角，哇，真是恍如隔世，就好像我的车子就是哆啦 A 梦的时光机，等到开门出去，时光机也穿越到了几百年前，那个穿着宽袍大袖的优雅贵妇，闲庭信步的莎士比亚时代。

进入巴斯古城，真的好像推开了旧日时光的西洋镜。鹅卵石的街道缓缓铺展开来，古典的拱门与蜂蜜色的石屋在光影中低声诉说着十八世纪的旧梦。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蜡烛的芬芳，像是时间的低语，轻柔地拂过耳畔。巴斯修道院的钟声自远方传来，悠悠回响，仿佛是某位隐匿于历史深处的吟游诗人，用琴弦唤醒沉睡的城池。

我在这静谧中缓步前行，心跳竟不由自主地放缓，好像不敢惊扰这座城市的呼吸。每一块石板都仿佛记得简·奥斯汀的足迹，每一扇窗后似乎仍燃着煤油灯的微光。现代仿佛在这里收了声，留下的是一卷柔光铺洒的画轴，一场缓慢流转的梦。偶然在路边发现一个贩卖自己诗作的诗人，一首诗 10 磅，当然，我是无法欣赏他纯正的英文诗的，只不过感觉到他真的和当下的环境融为一体，在这个古色古香的都市，不就是恣意挥洒诗意的天堂吗？

巴斯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罗马洗浴场，所以英文以 Baths（洗澡）而得名。穿过古城曲折的街巷，我缓缓走入巴斯罗马浴场。那一瞬，仿佛有人在耳畔轻声低语，一滴温泉水跌入心湖，涟漪便荡回千年前的帝国余晖。青铜色的神祇雕像静默伫立，目光深远，像是仍在守望昔日贵族袒露肌肤、沉浸泉水时的轻语浅笑。袅袅蒸汽在空中缭绕，如古罗马女子披着的薄纱，将整个浴场轻轻包裹在一种朦胧又庄严的氛围中。池水泛着碧绿微光，波心不语，却仿佛记住了每一个沐浴者曾经的疲惫与荣耀。

在这个浴场之中，眼前尽是考古遗迹，似乎少了些许浪漫，如果运用我们的想象，那么这里真的充满了无数猎奇？在这个浴场之中，曾经有多少俊男靓女谈情说爱？又有多少鸡鸣狗盗鬼鬼祟祟？是否有偷抓小三的私家侦探，倚在门后偷窥记录？是否有烹制美食的肥头厨子，站在偏堂庖丁解牛？多少悲欢离合如一幕幕剧集连环上演，无论是否狗血，都化作纤尘，成为历史的尘埃，散碎在这断壁残垣之中，变成一曲史册的余音。而从地下泉水中依旧迸发的温热，就是罗马精神薪火相传的体温。

我没有出声，只以心聆听。听这流淌千年的泉水，如何悄悄诉说着帝国的兴衰，文明的波动，激荡在我的耳边。

罗马浴场的对面，就是气势磅礴的巴斯修道院。修道院伫立在古城的心脏，如一首石头写就的圣咏。走近它，高耸的哥特式拱顶便如翅膀般展开，仿佛天使正缓缓降临尘世。阳光透过彩绘玻璃洒落地面，斑斓光影轻轻铺展，如同信仰在心上留下的温柔吻痕。我在宁静中仰望那些浮雕天梯——石上的天使拾级而上，仿佛人间的祈祷正被一一托起。钟声忽地响起，震颤空气，也震颤灵魂。一种无法言说的安宁涌上心头，仿佛此刻，整个世界都放慢了呼吸。

我缓缓步入修道院，内部更是岁月与沉思的味道。墙上铭文斑驳，低语着那些为信仰而静默一生的故事。这里不只是砖石之所，更是灵魂的栖居，是尘世与天国之间，一道微光穿透的缝隙。除了跪下磕头，我难道还有其他方式献上我的敬意？每次走入教堂，我的心中都被感恩的力量拉扯着，膝盖禁不住天主恩情厚重的力量而屈膝。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幸福啊，我时时刻刻的问自己，我怎么能这么幸福。教堂就是我交托幸福的场所，更是我铭记恩情，躲在天父的怀中撒娇打滚的园地。温暖的慈光

将我托起，让我的灵魂沉睡在天国酥软的云层，抵达灵命的彼岸。

我真的是旅游神，在巴斯的皇家新月楼（Royal Crescent）前，赫然停着一辆救护直升机。我敢断言，直升机绝对千载难逢，因为不少当地人都用满腹狐疑且发现新大陆的眼神围着直升机指手画脚，直升机长更是人来疯，和来往行人高谈阔论。即便我在澳洲的哈密尔顿岛和美国的大峡谷，都乘坐过直升飞机，不过毕竟精力有限，见到直升飞机起降还是倍感新鲜，尤其是快速的螺旋桨将草坪摧折的瞬间，让我突然想到“草上飞，辣手摧花”这样的江湖怪谈。

当然，在这样闻名于世的古城，品尝正宗的英式下午茶，绝对是上佳之选。感谢台湾的英国攻略，我们来到位于罗马浴场旁边，建于 1705 年的 Pump room，这家餐厅可是蜚声遐迩，狄更斯和前英国女王陛下都是该餐厅的座上宾，一人 42.5 磅的套餐，确实对于下午茶来说有些昂贵，但是体验贵族生活，真的物有所值。当然，我还是有些自鸣得意，全场 50 桌，只有我们一桌非白人，也许很多人会有些局促，但是我感觉脱了黄皮马甲，自己俨然就是贵族的一员了。尽管是乡毋宁进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不过任何感觉都是取悦自己，我自己认为

高贵了，那么我就是高贵的阿 Q 了，谁管他人的功过评说呢？

水晶灯在高耸天花板下闪耀着温柔的光，银制茶具静静盛着伯爵的香气，一切都慢得恰到好处，像是时间也不忍打扰这场仪式。角落传来古典三重奏的低吟，琴声如雾，轻柔缠绕在茶香与烤松饼之间。身边是轻声细语、绅士点头，仿佛每一个微笑都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修辞。镀金刀叉轻触骨瓷，发出悦耳脆响，像是提醒我：此刻，必须从容优雅，哪怕只是涂抹一勺凝脂奶油，也得低眉顺眼，如林黛玉进贾府，一分也不能被他们小瞧了去。

我小口啜饮，仿佛能品出历史的回响与贵族的闲愁。窗外阳光斜洒，映出一片温润旧梦。我坐在这时光的缝隙里，假装自己不是游客，而是一位偶然返世的老灵魂，来此小憩片刻，只为确认，优雅从未过时。当然，这更是人生中难得的体验。北京人其实缺少了这份小资情调，以至于少了几分雅致的韵脚，今天偶尔乡熊变爵士，真的要仔细在这旧时光的城市里，仔细品读这旧日时光的从容和高贵，淡然与典雅。

吃完下午茶，我们缓缓开车离开巴斯，阳光洒在蜂蜜色的石墙上，像是老画师不经意间洒落的一抹金粉。我回头望了一眼这座古城，她静静伫立，无需

招手，也无需挽留，只是用她千年的呼吸，把我包裹在一场温柔的梦里。

我知道，这场相遇终将随旅程散落，但巴斯的钟声、泉水、修道院的光、午茶的琴音，却会在灵魂某处长久停驻。正如简·奥斯丁笔下的爱情，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恰到好处的怦然心动，便足以铭记于心。

我曾说“你好，旧时光”，而今想说的，是“再见”。可这再见，不是道别，而是一声轻轻的叮咛——愿你此后人生的每一个午后，都能想起这古城的慢与美，回味那一刻，云淡风轻，人间值得。

你好，旧时光，而今日之后，我也会融入于后人的旧时光中。

——2025年3月26日周三晨于布里斯托大美居酒店113室

挑担换肩与担柱

■赵孔南

挑担子，是必须要换肩的。所谓“换肩”，也叫“转肩”，指的是挑担时将扁担从一边肩头转到另一边肩头。俗话说“长路无轻担”，即使只有二三十斤重量的担子，只要挑上走一二里远的路程，亦得换肩歇力。那些人口口声声说“扛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那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挑担是体力与技巧的结合，有人很有蛮力，但没有人能凭蛮力可以违背身体的规律。就挑担新手而言，即使挑几十斤重的轻担子，一开始，换肩都会生疏不习惯的。

我在十来岁时，就常听到族里人讲起，一位族叔挑担子不会换肩经常闹笑话的故事。这位族叔是位书生，抗战胜利后，在二十一二岁时，就当上浙江一个县的民政科科长，临近解放时，已是上海市民政机关的高级科员。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解放后被遣返回家乡，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被判刑去坐牢。六十年代初，他出狱回家，只能种田为农民。农民挑担子，是逃不过的。所有的农民挑担，都要左右肩换肩挑，挑重担子时，换肩更是频

繁。这位族叔从来没有挑过担子，不知道换肩很简单，两手中一手撑前，一手撑后，用力上抬，顺势一手前拉扁担、一手后推扁担就换过来了。可他挑担就是换不好肩；好多时候，只能把担子放下来，换只肩膀，再把担子挑起来，动作笨拙费力。他亦知道，要把担子特别是重担子再次挑起离开地面，必须曲胯弯腰，抬头弓背，而后，屁股往上往后撅，使出吃奶的力气后，才再次将重担挑起。可他别无选择，只有放下担子换肩，常常，他累得大汗淋漓，还是无法把担子再次挑起，狼狈不堪。还有，我的家乡是个三面环山的山村，除了东北角，东南和西北面有三条通往海边渔村和一条往内地村庄不知什么年代修的石头岭之外，去村后的山地上干活，都得走崎岖不平的山路，有的地方只有羊肠小道可走。于这位族叔而言，要挑担子上山下山，要比登天还困难。可生产队长还是常安排他去挑人粪上山，给旱地上的作物一麦子，蕃薯和马铃薯等施肥。他挑担累了，要放下担子换肩，两只粪桶却是无处安放，粪桶翻倒，弄得粪液溅满全身，尴尬至极。可是，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的年代，还有谁敢去怜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历史反革命分子”？

担柱是挑担人的“第三只脚”，给挑担劳作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担柱作为扁担的一个支承点，能托住担子，扁担则是一条杠杆，只要两手分别握住扁担和搭柱，利用杠杆平衡之原理，就可轻松换肩。有了担柱，人在挑担时，可将其小头着地直立，上端靠肩，卡住扁担，与人的两条腿组成一个“三角形框架”，形成一个静力结构中最为稳定的几何不变体系，支撑着担子。这样担子不用放下，而人倚着担柱，扶住担子，站着喘气歇力之后，挑担继续前行。我回家种田的头几年，已看到这位族叔学会了用担柱，配合扁担，去挑担换肩了。挑担特别是挑重担时，他亦会把担柱横着使用，将上端带有的凹槽伸入扁担下勾住，柱身搁在另一个肩膀上，并用手握住轻往下压去分担那个负重肩膀上的一半重量，避免身体的不平衡，造成损伤，可在较长的路程内不用换肩了。他还会在挑重担上山下山，特别不平坦的路段时，用担柱来作柱杖，一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手将担柱着地，稳定身体，又适当助力，缓缓地挑担上下山。不过，队里的贫雇农社员仍是经常奚落他，挑担用担柱换肩，助力都很别扭笨拙。可是，人生在世，命运无常，一九七九年那年，他多年来的坚持不懈申诉终于成功，上

海市民政局给他送来了平反证书，摘掉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上海方面还按月给他发了我们县民政局长都不敢奢望的工资，而人不用回沪去工作。同时，好几家乡村中学还请他去教书育人了。挑担换肩用担柱，这段尴尬的往事，算是命运给他开了个人生很苦澀的玩笑罢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只能辍学回家，种田为农民。父亲专门上集市去买了根适于我的扁担，还山上挑选了一条硬木棍子。他把棍子拿回家，用锯子将它截成与我肩部齐高的一段，然后在离粗的顶端4-5厘米之处，用凿削出长约5-6厘米斜坡均匀的凹槽，再用木工刨刨去树皮，使之光滑不扎手。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把木棍加工成一根非常精致的扁担的担柱，但没有在担柱的着地部位嵌上一个生铁圈。最后，他把这颇有点艺术感的担柱给了我。起初，我不懂父亲为何如此用心。不久我便明白了，且在往后的岁月里，深切体会到这份伟大的父爱。我从小有严重的低血糖心脏供血不足的病症，每每挑担子上山或下山，突然放下担子时，脸色变得苍白无力，人会晕厥蹶倒。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六月炎夏的一天下午，父亲与我各自挑一担猪粪去给村后边的馒头山上一块自留地的

蕃薯施肥。当时，觉得担子不重，没有用担柱。父亲先行到了自留地，几分钟后，我亦到了。可是，我刚放下担子，人就晕倒在地，浑然失去知觉。父亲见状，吓得一大跳，马上摸我的额头，掐掐人中，给颈部刮沙，按摩几处急救穴位，我才苏醒过来，还能与父亲一起施好肥。还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初，我去杭州读研究生前，在家里砍了三四天的柴火。有一天中午，从山上挑着柴担回家在离家只有五六百米路程时，实在是很饿很累了，因为没有带担柱，只能放下柴担歇息，可是刚放下柴担，人就失去知觉，脸上毫无血色，瘫倒在地。幸好，有一少年发小从田里干活回家，一看到我的状况不好，就跑过来慢慢地把我扶起来，让我恢复知觉，走路回家，并将我的柴担挑到家里。毋庸置疑，担柱于我而言，有着特殊的作用。一九七一年大年初四下午，我去后山一块梯田上收白萝卜，装满了两只畚箕，有一百多斤，这是种植时意想不到的；于是，高高兴兴地挑起萝卜担子，沿着梯田的田埂回家。在一条田埂上碰到一个缺口的宽度很大，当时我觉得身上的担子不很重，就满不在乎地迈上一大步跨过缺口，可就在那一刹那间，背胛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肩上的萝卜担子失去平衡，摔了下来，人亦跌倒在地。不好，背胛肌拉伤了。待到人站起来，重新去挑担子时，已经无法行走自

如，只能咬着牙齿忍着疼痛，把萝卜挑了回家。一到家，父亲见状，就急忙去找出松枝油，塗在我的背胛，并贴上止痛的狗皮膏药。当时，疼痛是缓解了一下，却落成了困扰四十多年的伤病。如果，当时亦带着担柱去拔萝卜，这场意外的挑担子损伤或许可以避免，但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我在农村种田的那八九年是人民公社时代，生产资料是属于三级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队是最基层的所有制单位。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三十多户人家，青壮老小劳动力有五十多人，但从没有全部劳动力在同一时间去干挑担的农活。只有在秋未冬初收蕃薯亦称红薯地瓜时，约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大部分劳动力会集中去山地上收获地瓜的，是为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季节。

通常，大家是一起挑着收获的蕃薯回村的。挑蕃薯要用专门的籬筐，其约有四十公分高，要比箩筐矮上十来公分，有铜钱大的孔眼，但亦有孔眼很小的籬筐。两只籬筐用来堆垒成一个蕃薯担子。垒蕃薯担子是要有点建筑技巧的，首先，要整上很水平的两小片土地摆放好两只籬筐，然后，将散落的零星

蕃薯块填平箬筐，继而，用一丛丛有藤蔓的蕃薯沿着箬筐上口旋转向上，层层旋叠，垒积成一个七八十公分高的圆锥形地瓜塔。这个地瓜塔中排列的每一层地瓜错落有致，凹凸有形，紧凑坚实，塔顶上放置一丛带有粗藤蔓和根须的地瓜，这丛地瓜美观大方，起着重要的稳固作用。社员们，特别是那些十分劳动力的社员和年轻的社员在垒地瓜塔时都是在不言中暗中角力和竞争的，尽量去把自己的地瓜塔垒得坚实，高大，一看就知其重量不低，因为十分劳动力者要证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而年轻的社员则希望在年终评明年的劳动底分时能争取到更高的底分，这时是绝好的表演时机。几十位老少社员一起挑着蕃薯回村，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一位社员垒的地瓜担子为大家认可的最有气势和最有重量的，其自然成为那天的带头大哥。带头大哥右手把着肩上的担子，左手握住肩上那护衬担子的担住，默默的不动声色地挑起蕃薯担子，站在二三十位社员齐刷刷排好的挑蕃薯队列的前头，喊出低沉有力的一声“起步”时，担柱“乒乒乒乒”作响，节奏铿锵，挑担队伍绕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浩浩荡荡下山。那时，担柱就像战士行军扛着的枪支一样，随着社员行走的步伐，一上一下，摆幅有序，壮观动人。不少社员特别是年轻人还会哼起“咳哟！咳

哟！”的挑夫号子，配合着集体步伐起伏的“嗖嗖”的声音，与山间的虫鸣鸟唱，奏出一首乡野交响曲。

傍晚时分，当挑蕃薯的队伍走出山间小路，沿着岩石岭下山回村，更是别样的风景。带头大哥挑着蕃薯担子迈进岩石岭，以沉稳的脚步踏上下山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估摸着最后面几位社员都已迈进岩石岭时，马上喊出宏亮的声音，“歇力”，其马上把担柱柱在岩石上，镶嵌的铁圈碰撞在岩石发出清脆的叮当之声，随之其他社员的担柱的铁圈齐刷刷碰撞在岩石路上，接二连三的“叮叮当当”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短暂歇息，带头大哥发出有力的嗓音，“换肩，起步下山”。这时，挑蕃薯的队伍的长度拉长了，人影绰绰，超乎想象。社员们双手握着肩上的扁担和担柱成一个三角环，似乎在环环相扣，交织成一条流动的链条，绵延上百米；犹如元宵节日，村民们挥舞着板橈长龙。夕阳的余晖洒落在逶迤游动的龙影上，闪烁着质朴的光辉。

我们农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挑担换肩时，扁担与担柱的巧妙运用，蕴含着古希腊阿基米德的杠杆平衡学说，或是我们的先人墨子更早时候提出的扛杆原理。他们不知道亦无需知道，牛顿力学第二

定律主导了千变万化的物体运动与精彩有序的物理现象，是如何解释扁担与担柱间的平衡。数千年来，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实践和内在智慧，将这些抽象的科学化作最为实在的劳作之道。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布里斯班

火龙果开花伴我过大年

■黄自雄

2025年2月8日清晨，农历正月十一。我家小花坛里那株火龙果的花瓣边缘悄然蜷曲成波斯纹状，柱头由金黄转为琥珀色，整朵花像断了电的水晶吊灯，光彩渐隐……它仿佛在说：花开尽了，年也将尽，我要安静地去修“正果”了：

当黎明轻叩门扉
你已敛起所有光芒
把希望藏入裙间
相约来年
依旧守望

在澳洲过年，最深的感触便是“思乡”——那是所有华人华侨华裔共同的集体记忆，是乡愁在节日里的集中释放。你看，凡有华人处，节前个把月便已开始筹备，中国红、中国结，恨不得铺满大街小巷；所有的中餐馆，社区年夜饭、商会宴、同乡会、华

联合会拜……场场座无虚席；凡有舞台处，便有数不清的华人音乐会、演唱会、歌舞晚会。若缺舞台或场地不够，哪怕费尽心力，也要搭起一个像模像样的场景，恨不得把全中国的年味都搬来南半球。且将他乡作故乡，攒足劲儿，图的是过个热闹红火的中国年！

算来今年已是我在澳大利亚连续度过的第三个春节。原本计划回国，却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老伴在我病情稳定后，回国照顾她百岁高龄的母亲去了。两年多没回去，她确实该尽一份孝心。

我们结婚四十余载，这么长时间不在一起过年，还是头一回。白天东奔西走，忙里忙外，孩子们来往也频繁，倒不觉得什么。可每当夜幕降临，独居一隅的我，仍难免感到几分冷清、寂寞与空落。

也许是心灵有所感应，大年初一的傍晚，那株神奇的火龙果，竟悄无声息地“献花”了！它的出现，一下子驱散了我心头的惆怅，心情豁然开朗。接下来便是忙着拍照、发朋友圈、为火龙果授粉……一下子，闲情有了寄托，空落转为忙碌。

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这株火龙果已是“二度花开”，而且花愈开愈大，果愈结愈多。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第一次采摘火龙果是在1月24日，一个周五。中午我在“阳光”社区吃了午饭，晚上孩子们照例要来家里吃饭——这是我们家周末的惯例。饭前，我让儿子带孙女去摘熟了的冬瓜和火龙果，想让她知道这些瓜果是怎样长成的。儿子告诉我，火龙果枝条上又冒出些纽扣大小的花苞。我当时正忙着做饭，并未特别留意。

一周后的大年初一，公历1月29日傍晚，我正要出门参加一场活动，临走前看了一眼火龙果，却发现那些花蕾仿佛吹泡泡般，一下子变得亭亭玉立、含苞待放。其中两朵尤为动人：嫩绿鳞片包裹着白色橄榄形花蕾，如火炬般挺立，鳞片纹理泛出光泽，顶端似贵妇螺髻，鼓胀的腹部已透出内层花瓣丝绸般的褶皱。细细数来，大大小小，不多不少，整整十朵。十全十美，寓意极好。

晚上九点，推门入院，微风拂过，一缕淡香沁人心脾。直觉告诉我：我家的火龙果，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盛开了！花仙子来了！

百花在黑暗中沉睡
你却于夜色中醒来
圆月为架光为弦
无曲无声
高扬清辉

茎脉里
流淌的是龙的血
坚韧不拔
不屈不挠
花绽放
娇艳欲滴
温情似水
馥郁芬芳
不待蝴蝶筑梦

无须蜜蜂颂唱
只与天地共享

我家前后院都种了火龙果。前院不大，围着一圈木栅栏，沿栏种了三角梅、木瓜、香蕉、桔子、天堂鸟和百子莲等花果。大门走道左侧，有一片十来平米的小花坛，栽着君子兰、剑兰、大地菊、玉树……最醒目的要数长春花，四季常青，花开不败，鲜红耀眼。花坛中央，立着一尊我们从黄金海岸带来的“镇宅之宝”——石雕男童。他身穿燕尾服，头戴圆礼帽，双手插袋，圆脸赤脚，脚边偎着一条悠闲的小狗。男童笑容满面，如护花使者般伫立花丛，十分可爱。石雕旁，便是我两年前种下的那株正在盛开的火龙果。

说起种水果，还是孙女的“创意”。她见我喜爱种菜，便问：“爷爷，你怎么不种香蕉、木瓜、火龙果、百香果呀？”

人这一生，退休前是“上级动动嘴，下级跑断腿”；如今呢，是“孙女动动嘴，爷爷跑断腿”。难怪有人说：“没孙子想孙子，有了孙子当孙子。”

孙女一发话，我立刻行动。说来也奇，就在我们四处寻找果苗时，邻居陈哥王姐送来了火龙果枝条，同乡送来香蕉苗，歌友送来木瓜苗，散步时竟还讨到了别人清理院子多出来的百香果苗。真应了那句老话：心想事成。梦想还是要有的，总有一天会实现。

正是这株火龙果，如蛇年之灵，从初一到初十，接二连三地开花给我看。它是在营造惊喜，陪我过年啊！

我家的火龙果花形硕大，花瓣晶莹剔透、洁白如雪、纯净无瑕，色彩娇艳欲滴。

夜幕降临，含苞的花蕾如母腹中躁动的婴儿，先在顶端裂开小口，随后六棱萼片缓缓外翻，露出内部螺旋排列的乳白瓣芽，宛如被月光点亮的千层莲

灯。最后，雌蕊如黄金权杖破瓣而出，雄蕊如古代星盘同心排列，花粉在月下泛着磷光。完全绽放时，花朵直径大过碗口。夜风轻拂，整朵花如水母般微微收缩震颤，萼管深处渗出缕缕冷香，优雅华贵，不染尘俗，令人沉醉。

翠枝扶疏迎月光
火龙果花馈夜香
蛇年吉兆她先瑞
如雪晶莹色凝霜
宛如仙子凌波舞
神女下凡夜未央
奇花异草皆逊色
独领风骚第一芳

中国的春节，正值布里斯班初秋。天黑得晚，亮得却早。那段时间，我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刷完牙洗过脸，便急着去看花仙子如何谢幕：天刚破晓，硕大的花朵开始收缩，八点左右，萼片缓缓闭合。那

些勤劳的蜜蜂仍在凋零的花周盘旋飞舞，嗡嗡作别，久久不愿离去。

翻飞金翅越芳丛，
撷取琼华晓露中。
酿蜜不辞千蕊苦，
萦香何计一身躬。
穿云岂畏征途远，
振翼犹携旭日红。
莫道微躯无大志，
甜留人间是勋功。

我乐于见证火龙果的花开花落，期待它修成“正果”，更赞赏它独特的美丽与丰厚的意蕴——那是吉祥、长寿与顽强的象征。它不仅是大自然赠予我的一道亮丽风景，更是我心灵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它美轮美奂，我也春风满面。这个年，值得珍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更多的惊喜。

2025.02.10 于布里斯班 2025.11.02 修改

趣对古联（之三）

■李守义

一、画上荷花和尚画

明朝大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唐伯虎，一日游川东寺庙。莲荷盛开，映日蔽湖。又见寺中壁上，挂一副住持所画《芙蓉出水》。荷动画静，诗情撩拨。接过住持递来纸笔，一挥而就一副上联：

画上荷花和尚画

此联为谐音、回字巧联，倒顺读皆同音。伯虎掷笔道：“若有对出下联者，必为当世奇才。”

二百年后，清乾隆年间，蜀中才子李调元，大笔一挥，应对道：

书临汉墨翰林书

当今，有一下乡“知青”，好文墨，谓“文学青年”，做着“作家梦”。“文革”时，“破四旧”。眼见“造反派”、“红卫兵”焚烧名人字画，砸毁古董文物，敢怒而不敢言。痛惜之余，遂借应对发泄不满。对此联，撰一下联：

锤下凤盃缝罅锤。

二、四口同圖，内口皆归外口管

明朝大学士杨溥，幼时父病家贫。求县令不要派父亲服劳役。

县令不以为然，口拈一上联：

四口同圖，内口皆归外口管

此联为拆字巧联。杨溥才思敏捷，随即答道：

五人共傘，小傘全仗大傘遮

县令惊其才，恤父病，遂免其父役。

当今，有一字为“乡人”，略有名气的作家，仰杨溥才情盖过县令，对一下联：

三火成焱，下火怎比上火炽。

三、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明朝大文学家蒋焘好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一年夏天暑热，在一沙洲上瓜摊买一大西瓜待客。口出一下联，请来宾应对，先对者先尝：

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此联为拆字巧联。众人一时语塞冷场。

卖瓜的瓜农见状，赶忙圆场，不管工整不工整，对一上联：

汁水冰冻，右十水左二水。

四、岑溪山水今奚在

岑溪，在广西梧州境内。山青水秀风光美，游人如鲫，四时不绝。

明朝以来，此地就流传一副上联：

岑溪山水今奚在

此联为拆字巧联。

当今，有一中学，组织学生参观江西瑞金境内，当年红军战斗之地大柏地，接受“红色基因教育”。

回校后，老师让学生写参观后感，体裁则自选。一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今结合。遂选楹联形式，撰一下联对古联：

岑溪山水今奚在，
柏地木土白也红。

五、閒看门中月

清道光年间的刑部尚书史致俨，9岁时，参加嘉庆年间的童子试。考官知他是四乡闻名的“神童”，考前出一上联试他：

閒看门中月

此联为拆字巧联。略一思索，他便大声应对：

思耕心上田

周边无不叫好。

当今，有一楹联团体，组织应对古联活动。其中有一人滔滔不绝，但不得要领。众人皆烦。

适逢主持人提出“閒看门中月”一联，一旁的人来了灵感，脱口而出：

聒烦耳边舌。

六、月光下溟月，水中有天，聆百桥迴漾，月月湖光似月

南昌近郊，有一莲湖，叫墨家溪。那是“半湖莲叶半湖天”的仙境。

相传明末清初的大画家“八大山人”，常在此洗砚。

当时有一秀才，撰一上联：

月光下溟月，水中有天，聆百桥迴漾，月月湖光似月

此联为拆字、叠字巧联。“八大山人”听后，笑而不答。

当今，墨家溪辟为湿地公园，湖滨耸一“天境”高大楼盘。

有一居住“天境”，自号“莲湖居士”的老者，喜好舞文弄墨，自得其乐，撰一下联，应对上联：

天境上閒天，门里藏月，瞰一湾曳荷，天天心境如天。

感动时分 ——战友聚会有感

■绿色世界

2025年10月17-20日，在上海市嘉定区的中青旅东方国际大酒店，原南京军区舟嵯要塞区大巨守备十四团守备一营一连指战员及原联防队民兵们200几十人欢聚一堂，举行战友聚会军民联欢，有感而发，习作三篇。

军民同欢

(2025.10.17. 嘉定)

军民齐欢聚，
畅叙共建情，
心系巨山岛，
相聚在嘉定，
当年青壮汉，
守护东大门，

今已须发白，
身板挺且直，
军姿依然在，
难忘军旅情。

(原舟嵎要塞区大巨部队守备一连第六届战友联谊会
在上海嘉定隆重举行！

本次聚会有驻地群众二十余人和历年入伍的连队指
战员二百余人参加)

重逢

——战友聚会又作

霜鬓何曾改铁肩，
戎装虽解志依然。
巨山涛涌成追忆，
沪上秋深话旧年。
一座豪情倾海宇，
平生肝胆付边关。

重逢忽作青春礼，
齐整军姿向晓天。

(2025.10.18. 于嘉定)

分 别

2025.10.20. 于嘉定

曾经青春献海防，
今日鬓霜志犹在，
四十多年战友情，
此生铭刻在心中。

(2025 战友聚会结束相互道别有感)

蓝花楹之梦

■力夫

蓝花如雾，花期如梦
春深几许，晚风如钟
声声慢，千千唤，迷离缭乱
蓝花楹，蓝樱花，烟紫云裳
让人沉醉，让人忧郁
这凡俗的美丽
让谁情天恨海，又理曲词穷
而我总在等待
亲爱，这美丽的黄昏，细雨星落
你要穿蓝楹花的长裙，浅步随风，笑语盈盈

2025.10.30 sino

白夜梦之，温柔

穿过黄昏，就是清晨。

而我的夜晚，从早上开始。

焊花非花，汗水非水

总是放不下的盐与铁。

穿过远方，穿过长夜

颠倒黑白，我要睡了

一枕蓝楹，花花入梦.....

2025.11.11 sino

重阳吟

■黄自雄

层林尽染登高望
极目苍天万里霜
雁字南巡眷秋菊
云笺北寄咏重阳
韶光虽改雄心在
晚景初临志未央
霞蔚千峰依日月
暮年也可写华章

2025.10.29 于布里斯班

对月

■紫悦

西边日落红林染
东边月升明镜悬
年年此夜盼团圆
几户年年能如愿

春江鸭知水渐暖
长空鹦过花正艳
孤杯美酒对月叹
人久千里共婵娟

西湖之恋

■紫悦

西湖的山平平
西湖的水淡淡
可每次来杭州
总忍不住
到湖滨走走 转转

拾一片清秀
或摇一叶扁舟
划入那千年的古时光
痴心地等
淋那一场
令山色濛濛的雨
偶遇那一位
淡抹浓妆总相宜的西子

西湖之灵
不在乎山水之间
而隐于山水之外也

在黄金海岸的风里

■无名

有时候风只是风
吹散了头发
午后的沙滩太亮
连影子都显出倦意

点上一支烟
看阳光在指间碎裂

我从别处来
像一封没被寄出的信
信封里的浪漫
在海水里泡成闪烁的光影

浪轻拥我的身躯
像在哄我别再赶路

沙摩梭脚心
不再计时
天蓝得像个骗子
就这样甘愿沉迷

于是
我让沙粒滑出掌心
我让风带走记忆
再来一支烟
足矣!

乡下野花

■李晓春

小桥流水人家，
墙外杏花桃花。
天鹅玫瑰高雅，
更喜遍地野花。

水上花

■ 陈谦

擦手的纸巾
可以吸收很多水
也可以吸收很多色彩
或者眼泪
往上面下一场雨
睡莲就开了

读书周
我们做了无数本小书
里面涂鸦的内容
无人能懂
只有风知道

合上书的时候
瞳眸的闪烁

激起一枚含梦的花苞
在蓝与绿中苏醒
颤栗于金黄的晨曦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几句话吗

我说

这些山茶花开始凋落时
你可以取一片花瓣夹书里
每一瓣

都是心的形状